# 通志堂經解

D仁12
1411
919

門 口 12
補 卷

程積齋春秋序

元四明程積齋先生嘗慨春秋在諸經中獨未有歸一之說徧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沈潛紬繹者二十餘年著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辯疑二十卷或問十卷經筵申請下有司鋟板於集慶路儒學南海黃佐南雍志錄其書而別有綱領一卷明著書大義大旨以程朱二氏之論攷正三傳及胡氏之得失作本義以發聖人之經旨辯疑以訂三傳之疑似或問以校諸儒之異同其書世有傳本然余所見則本義或問而已辯疑缺佚不完今刻二書而辯疑姑俟焉始四明之學多宗象山惟黃震史蒙卿實爲朱子

之學先生與其兄畏齋師事蒙卿盡得朱子明體達用之指二難自為師友方嚴剛正時人以二程目之畏齋發明朱子讀書之法作讀書工程國子監嘗取其書頒示校官以式學者先生為是書一本伊川晦菴之意遍覽傳說折衷同異歐陽圭齋言其精神心術萃在是書朝夕改訂寢食為廢蓋二先生學本紫陽故其道問學之功精專若是也先生名端學字時叔舉進士第二人為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出為筠州幕有循良稱畏齋名端禮字敬叔以薦為台州路儒學教授元史有傳今著其略俾讀是書者有以論其世焉

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序

# 春秋或問卷第一

四明 程端學 述

或問曰春秋名義先儒不一其說予一切削之獨有取於杜氏之說何也曰春秋者魯史之本號非孔子所名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左氏載韓起適魯見魯春秋司馬侯謂羊舌肸習春秋以對晉悼公申叔時以教春秋爲傅太子法皆前乎孔子之辭古人簡質即物取名如詩名關雎盧令書名益稷梓材之類姑借此以紀簡編何必研精覃思轉相訓詁釋其命名之義哉故惟杜氏得之爾

曰春秋之始乎隱公或謂其賢且讓或謂始於蔑之盟或謂天王下賵諸侯之妄子獨取程子孫氏以爲平王之所終者何也曰春秋非爲魯隱作也假魯史立教爲萬世法者也隱公賢乎常事耳春秋不書常事況魯隱十年之間經之所書莫非過行而謂其賢乎若曰姑蔑之盟則魯惠以上固有盟矣隱三年石門之盟左氏曰尋盧之盟也盧之盟在春秋之前是知魯惠以上固有盟也此盟適當隱之初耳若曰天王下賵諸侯之妄則與平王成申忘父事讎孰重哉不始於彼而獨始於此乎借曰魯史所無不得以爲始然平王所以號令不及天下者必有其故不獨此一事矣故石氏曰春秋以無王而作孰謂隱賢且讓而始之哉趙木訥亦曰凡諸儒欲以一事當春秋之始者皆妄也曰朱子解詩以平王戍申使復讎討賊之師爲報施酬恩之舉忘親逆理而春秋作者何也曰朱子之言至矣然不過因詩之一事以立論王綱之壞雖此之由而平王五十年間壞王綱者非止一事朱子之詩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遲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　聖作春秋哀傷實在玆亦不專取一事爲春秋始也

## 隱公

元年

或問曰元年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子不之取何也曰在易元亨利貞之元可謂在天爲元在人爲仁若數年而以仁爲訓遂謂仁年得乎楊龜山固已病其太支離矣其與說者所謂變一爲元元者氣也蓋相類矣況元年者上古以來歷歷稱之何獨春秋始有深義

秋似元有此中也曰先儒謂書春王正月示人君
當上奉天時下奉王正明此義則王與天同久而
人道立者其意微矣子亦不取何也曰意則微矣
然施之紀事之年月則未有此意矣故劉氏云大
凡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此八字文理相須苟載事
者必皆庸焉非聖人新意唯王一字在春正之間
爲聖人新意耳此說庶矣然愚又謂王一字亦非
聖人新意其曰王正月者王所班之正月猶言王
之正月也豈聖人新意哉嘗謂自元年春王正月
六字亦非聖人新意唯書公即位雖因舊史而有
不請命之譏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曰然則
序王於年月之間者誰歟曰魯史也以理論之諸
侯國史當有王字若周史則弗書之矣曰如子之
言則教天下後世一魯史而足焉用孔子筆削乎
曰非此之謂也孔子傷周之不王也義利之不明
也王伯之不辨也夷夏之無別也諸侯大夫之僭
竊也災異薦出而莫之戒也於是削魯史之合於

禮者筆魯史之不合於禮者以訓後世使人知其非禮則禮有在矣其所以防民之欲而約之於義理之中者懇矣至矣故曰克己復禮閑邪存誠此春秋所由作也而其敘事之年月則不問有禮與否而悉書之以次其事之先後惡用深求也哉故春秋立教在其事而不在其年時月日之間若因年時月日而考其事之遠近緩速重復先後則有之矣故春秋紀事有月者書王無月而時者不書王愚以是益信月書王月而不可離王正月爲二句矣故曰以年時月日而論春秋者求之過者也曰鄭夾漈陳君舉皆謂諸侯舊用天子之年諸侯



止稱世至平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者彼亦有考乎曰無所考也彼亦以改元爲重事而意其非諸侯之權也故黃氏曰諸侯所謂奉天子正朔者謂以子丑寅爲歲首講朝聘耳未必使諸侯皆以天子之元年爲元年蓋封建之法肇自黃帝諸侯之世守其國固有出於三代興王之前者有王者興特以禮相與諸侯各自有其國各自有即位則亦各自有始年安得一一律以天子之年爲年其曰諸侯以世計者恐世遠難考姑舉其世次歟此論得之

曰先儒謂春秋用周正正月爲夏之十一月子獨不

然何也曰蔡氏釋書元祀十有二月之義曰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帝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

九月葬驪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八月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起月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據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制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黃氏曰據杜氏注左傳有周正月今十一月之語先儒遂多指春秋之春爲冬建子之月至胡康侯講春秋始謂前乎周以丑爲正書元祀十有二月知月不易也後乎周以亥爲正書元年冬十月知不易也建子之月非春明矣聖人語顏回以爲邦

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蓋以夏時冠周月垂法萬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而不敢專也然康侯以春爲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爲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在疑而未決也故晦菴先生以爲若如胡氏說則月與時當差兩月恐聖人作經不若此之紛更戴岷隱講春秋常以夏正爲說於時亦未見爲竊意三代雖有正朔之事而天時無遷改之理趙汝南曰周正夏正之辨雖各有據隨其所信然天時終不可易月數實未嘗改春秋用夏正數月本無可疑然獨疑月數不改則周之大事必用建子之月魯當





在十一月即位而今在寅月即位何也蓋當時諸侯放恣國各有歷考之唐志周魯宋各自有歷法晉當獻惠之世大抵皆用夏正豈魯自改正朔用夏正寅月即位而春秋因其舊乎或曰果如是則經惡得不正之曰聖人因魯史而修春秋不曰其文則史乎若定公即位在六月亦據實書之況一經所在皆非常事魯用寅月即位當直書之以懲專恣豈得改其實哉或又曰即位書不書各有義豈專爲正朔設乎曰春秋一事該數義者甚多此其一義耳家氏曰寅卯辰爲春寅爲歲首此百王不易之正也虞夏而上春首寅歲首寅天時王正

兩得其正自商人以建丑爲歲首周人以建子爲歲首而百王之正與時皆以寅爲歲首革二代之云行夏之時欲正與二代之歲首始判爲二夫子歲首而爲百王不易之正此夫子之志然周雖建子爲歲首不過發號施令自此而始而周家所以揆時授功者夏時夏正也彼謂周家以建子首十一月者左氏之誤也以爲周家變易四時以子丑寅爲春卯辰巳爲夏午未申爲秋酉戌亥爲冬者孔安國鄭康成之大誤也蓋自羲皇肇立人極仰觀天運之常俯察氣化之變分陰陽以序四時而春夏秋冬之位以定十二月之次以立此皆因其



自然之理非聖人以己之私智而強爲之區別也以窮冬爲春非生物之候也以夏爲秋物之方長而未成也以秋爲冬而歲功未畢欲閉藏而莫可也商周聖人之心亦虞夏聖人之心其欽若天道敬授人時一而已矣夫豈變易四時貿亂寒暑而曰吾以是新民聽者哉蓋歲首者將以發號施令而正月則以紀年授時歲首可改正月不可改也見之書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十二月乃商家之歲首而但謂之十二月爲月以見商家雖以建丑爲歲首未嘗改十二月爲

正月也又如臨卦之彖辭曰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指觀而言也臨二陽四陰之卦直十二月觀二陽四陰之卦直八月蓋自今年十二月指明年八月而言當二陽之寖長豫憂四陰之將盛以臨觀相爲反對云爾此卦下之辭文王所爲是時商人以丑爲歲首而文王之彖惟從夏正此商家月次不易之明證也周書泰誓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魄一月者建寅之月正也春大會于孟津者夏時孟春建寅之月也孔氏乃以一月爲建子之月其意以爲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夫豈知改正朔者不過更其歲首春秋冬夏可得而變易乎十二月次可得而紊乎又考之詩及二禮其義益明傳註不足惑矣詩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者夏時也小雅六月北伐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詩與周頌臣工維莫之春者皆夏時也臣工之詩乃諸侯助祭及莫春遣之歸國告戒之辭也曰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言莫春則當治耕作之事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之季春也而鄭氏箋詩乃指周之莫春爲夏之孟春則四時之爲易位其舛豈不甚乎周官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祀

方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皆指夏時而言也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傳者云夏正十二月今之季冬也若以爲周正十二月今之孟冬水始凍冰未及堅冰可藏乎內宰仲春詔內外命婦始蠶夏仲春也若以爲周之仲春今十二月而可蠶乎天官正月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者亦夏正正月也而傳乃以爲周正建子月此一時而從周從夏之不同其實正月布治者亦夏正也又如禮記月令一篇純乎用夏時者也王肅蔡伯喈皆以爲周公遺書呂不韋稍加傳會以行乎世實則周公之書彼不韋豈知爲此乎

汲冢書者不知何所從來要之亦古書也其周月解時解訓等篇四時中節大率與月令相似且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又有嘗麥解曰成王四年孟夏初謁宗廟乃嘗麥於太祖若以卯月爲孟夏安有麥可嘗乎必如鄭孔之說錯亂四時變易冬夏則所謂分至啓閉十有二候十有二律乃不與天氣物化相應商周聖人吾知必不爲此也又如魯論曾點舍瑟一章所謂莫春者亦可指爲夏正之正月乎今之正月寒氣猶壯既非春服可成之候亦非可浴之時則此莫春非夏

正而何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云者本言修治橋梁必在冬深水涸之時徒杠十一月可成濶水先涸也輿梁必十二月乃成河水後涸至是時乃可施工云耳傳者引夏令爲證則非本旨此又月次不易見之魯論孟子者也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爲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說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撰爲長曆以從左傳之訛自是以來千有餘年諸儒議論膠固未能致辨乎此迨河南程先生謂春秋假天時立義故文定傳春秋祖述其說謂夏時冠周月一以夏時周月爲斷時夏時則寅卯辰爲春月周月則子爲歲首時



自時月自月不相爲謀春秋春王正月果若是乎竊嘗觀程子之意似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見行夏時之意但春秋有年之下書時而紀事者如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之類自舊已然蓋史失其月僅著其時而春秋因之耳今以爲夫子冠以是時猶存周月其不然與蓋左傳自王正曰周正本非確然一定之論後人以元凱爲之長曆而曆法有未易知者故依違而不敢議而不知曆務遷就以求其合唐人善曆者固常非之謂日干或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曲爲遷就故閏月相距近者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如是而求合果何益於經乎

或曰然則用夏正泝而上之至春秋之世可得合乎曰天運有常有變只如日月之行雖云度數一定不能不稍有盈縮有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頻食者故自古無不差之曆是可以定數求乎元凱務遷就求合周正卒不得合每爲之遁辭曰此經誤也此曆誤也後人舍五經之明證而從事於曆固當有一二合者然得諸此而遺諸彼合於前則爽於後是亦偶合而已矣是故窮經者不必論曆又曰言春秋用周正者左氏傳也羽翼左氏之說爲之曆以傳於後者杜元凱也愚未能學曆豈敢輕議前人之非然欲發明夏正之說不容已於



言也僖公五年左傳書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說者以爲周正建子之明證此乃傳之南至而非經之南至豈得置而勿論乎夫閏法自虞夏以來未之有改也曆家置閏準以三十二月爲準而長曆自僖元年閏十一月至五年閏十二月相去凡五十月不與古曆御同此杜氏曲爲遷就以求合傳五年之南至是歲南至實不在此月何以言之所謂冬日至者夏日至者乃日行極南極北之驗未聞春之首秋之初而可以至言也今左氏於此年春書春王正月日南至是以建子月爲孟春春而日至古有是乎春可以書日南至秋可以書日北

至乎二至既舛二分亦可從而舛乎左傳於分至啓閉每謹記而備之今既以子丑寅爲春則必以午未申爲秋四序分錯中節而隨之紊亂建子月立春則建丑月爲春分乎建午月立秋則未月可得爲秋分乎春秋分者本謂晝夜等寒暑中今以窮冬盛夏爲春秋分晝夜可得而均乎寒暑可得而中乎推是以往天氣物化悉舛紊愚不知孔鄭謂商周變易四時者至此何以爲之說乎此以曆而言也考之傳文左氏自不能固守周正之說每每雜引周夏正以揆一時之事而杜氏曲爲說以通之終有不可得而通者聊舉一二以釋學者之疑隱三年左傳云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夏之言麥秋之言禾其爲夏時固宜而杜氏乃以此四月爲周之四月以此秋爲周之夏謂是芟踐成周未成之禾麥何其用意區區若此乎晉伐虢圍上陽問之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童謠云云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左傳以周正紀事卜偃以夏正釋童謠從左傳乎從卜偃乎卜偃生於當時世典晉卜若周家以建子爲正月卜偃何爲以十二月爲夏正之十月乎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師曠士文伯以歲考之定爲

七十三歲老人蓋生於魯文公十一年夏正建寅之正月朔至襄公二十九年夏正十二月爲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爲歲七十三而左氏乃載此事於三十年之二月則老人乃生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而非正月甲子至是七十有四矣藉令老人隱者誤舉夏正師曠士文伯博極精詣不當與之俱誤周家以建子爲正而二子以夏正計老人始生之歲必無是也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云惟正陽之月慝未作日有食之用幣伐鼓則以是月非正陽之月不當用正陽之禮故經以是爲譏爾夫既非正陽之月則



是月乃夏正之六月奚疑元凱求以通周正之誣乃曰以長曆推此六月朔乃七月朔置閏失所以致月錯此借曆法之不可知者以爲遁辭非經意亦非左傳所以立例之本意是不可以無辨也又如城築興作之事多以輕用民力而書左氏一以周正爲斷曰此時也此不時也宣公八年十月城平陽傳曰書時也夫以水昏正爲興作之候者傳例也以周正而言此十月乃夏正之八月是時北方七星何由昏正而左氏乃以城平陽爲得時而書則十月乃夏正而非周正亦明矣左傳自不守其周正之說後先矛盾不相爲同後人乃依違避

就而不敢改遂使春秋夏時著義鬱而不揚愚竊恨焉學者知左傳之訛則孔鄭杜之說可以坐判矣然後可與言春秋請即經之正文而槩論之夫冬而烝禮之常也春秋常事不書桓八年正月書烝五月又書烝再書之以譏烝之不以時穀梁子似亦知夏時之說其言曰烝冬事也而春興之夏又興之春秋所以譏胡文定又引周官大司馬仲冬田而烝者以證正月爲建子月其可哉周禮仲冬固是夏時十一月而田維其時矣十一月而烝亦其時矣而春秋之正月乃夏時之正月正月而書烝謂其過時而書豈得反以周禮仲



春之田而證春秋正月之烝必指春秋正月爲周正建子月謂春秋以一歲再烝而書不以不時可也書若然則春秋於夏五月一書烝以譏不時可也正月之烝既得其時又何以書爲哉桓十四年八月辛未御廩災乙亥嘗八月而嘗時也常事不書也所以書爲御廩災甫三日而嘗所以譏爾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今而告災不知戒懼春秋是以譏公穀二傳皆同而孫泰山胡文定乃謂此八月乃周正之八月周正之八月乃夏家之六月六月而嘗不時所以書失春秋繼災書嘗示警之意矣嗟夫烝之不時者以爲時嘗之時者以爲不時不過

以證夏時冠月周正紀事之說耳且以春秋所書寒暑災變而言於夏時大槩可通其不可通者小有疑而未定焉耳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記異也震電非異震電而雪所以爲異僖十年冬大雨雪書冬不書月且加以大字記是冬寒氣太甚屢雪之爲災耳若此以冬爲八月九月是時秋氣始肅餘暑未艾安有連五月之雨雪乎又如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嚴冬不殺氣燠也若謂此十二月爲建亥月則夏時之十月草不盡殺猶或有之春秋何以遽書爲異乎竊詳經文十二月乙巳公薨之下書隕霜不



殺草李梅實此於歲終併書一冬之異非專爲此月書也杜氏以其長曆而推謂此十二月乃周之十一月今九月也指此爲舊史紀錄之誤春秋因之愚謂九月之霜不能殺草猶未足爲異春秋何以動色而書之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乎此夏正之冬何疑乃若書無冰皆在春以冰政不舉而書耳詩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而周禮藏冰開冰與此略同春秋於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成元年春二月襄二十八年春三月書無冰皆以冰政不舉書譏之耳書蝕有

左夏秋者爲其賊苗而書有在冬者則以陽氣不
斂蟄出爲災耳哀公十二年冬書螽十三年冬又
書螽皆紀異也窮冬溫寒閉蟄已久而螟蝗生焉
其爲異大矣左氏乃託夫子荅季孫之語歸過於
司曆之失閏春秋爲記異而書豈爲曆乎宣十五
年秋螽而冬蝝亦爲失閏可乎莊七年秋大水無
麥苗傳者謂周七月爲夏五月故以無麥苗爲災
非也中原之地種麥最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令
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或已種
而爲水所溺故曰無麥苗非謂已熟之麥而莊二
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謂歲終計公私所儲蓄而言



不然麥熟在夏禾熟在秋何以書無麥禾於此際
乎此春秋所書寒暑災變合於夏時者也外是亦
有一二之疑皆可以義而通要以不害於大體之
合皆具述於經本文之下生乎千載之後而尚論
千載以前事容有未盡合者質之聖人而無悖考
之五經而可證斯可謂之合何必盡求其合然後
謂之合乎必欲變易四時錯亂分至以從周正之
說則非吾之所敢知也陽氏曰是是非非所易見
也事有似是而非者苟不推見至隱未有不以非
爲是者也何者春秋書春無冰則似冬令書冬殺
菽則似秋令此左氏所以敢於改時易月而不怍

者也夫春夏秋冬之序則用周正分至啓閉之序則用夏時人皆知其非而不敢非之者以其記聖經也然聖經豈若是哉左氏但託經之似以誣後世爾何以知之左氏用周月紀事公穀於桓公八年烝之傳以夏釋經左氏之說非矣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眞僞學者但以天道觀聖經則左氏之說不辨而自詘矣左氏於正月之上加一周字以子月爲春是以冬爲春也以卯月爲夏是以春爲夏也以午月爲秋是以夏爲秋也以酉月爲冬是以秋爲冬也四時十二月之序皆易位矣稽諸天道則不順揆諸人事則不合遂使



春秋一經非奉若天道之書上違先王之典下開萬世之疑皆左氏之罪也請推本而論之堯典一書欽天授時之書也羲和四子分掌四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建卯之月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建酉之月也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建午之月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建子之月也自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之序一定不移虞夏商周皆因之雖百世莫能改也或曰三代既無改時易月之事夫子何以言行夏之時乎曰此以歲首頒朔言之也舜月正元日詢四岳闢四門禹正月朝旦率百官若帝之初古者國有大朝會大政事大號令大

因革則於歲首行之而頒之於諸侯也夏正建寅
爲人統此以正月爲歲首也商正建丑爲地統此
以十二月爲歲首也周正建子爲天統此以十一
月爲歲首也秦正建亥爲水位此以十月爲歲首
也夏正即今之正月不假言也請以商周秦漢明
之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曰惟三祀十有二月伊尹
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于元祀三祀之下即繫之
以十二月者此商以十二月爲歲首未嘗改十二
月爲正月七月之詩周公所作也其詩以子月爲
一之日丑月爲二之日寅月爲三之日卯月爲四

之日言日不言月者不改月者也十月蟋蟀入我
牀下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者改歲首也此周以子
月爲歲首即未嘗以一之日爲正月也秦文公獲
黑龍以爲水瑞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以十月
建亥爲歲首呂不韋集諸儒作月令季秋之月合
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秦以孟冬之月爲來
歲也司馬公作治鑑於二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
月戊寅大赦于漢高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沛
公至霸上於孝景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庚戌封
琅琊王澤爲燕王於孝景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
丞相嘉奏立祖宗廟於孝武元年之下書曰冬十

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而親策之於元
年之下書冬者時不改也書十月者月不改也此
漢因秦正朔以亥月爲歲首即未常以冬爲春以
十月爲正月也至太和元年夏五月行太初曆以
正月爲歲首自是於二年三年之下即書正月不
復先書十月矣孔子所謂行夏之時此之謂也賈
誼所謂改正朔者改此而已非改月也唐武后天
授元年十一月朔日南至改用周正以十一月爲
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亦可以參攷
矣左氏於僖五年十二月晉滅虢引童謠之言以
爲鶉火旦中之月於僖十五年十一月韓之戰引

十徒父之占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枝於
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引太史之言以爲日過分而
未至是建巳正陽之月於昭二十四年五月日食
引叔孫昭子之言以爲日過分而陽猶不克能無
旱乎於昭三十一年十二月日食引史墨之言曰
日月在辰尾謂夏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蒼龍之尾
若此之類皆所以附合其周月之說也然而妄不
勝正有不可以智巧爲者星孛於冬則不可以爲
秋九月火巳伏河漢巳沈雖欲牽合附會而不可
得也杜預著釋例既成會汲郡得冢中竹書就中
紀年最爲分了晉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

之元年正月也其編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夫晉魯紀月同異固不可捨詩書而信其說但以寅月爲歲首則固爲天王協時月正日諸侯皆稟承正朔安得晉用夏正數月魯獨用周正邪改時易月之說孔孟以前經無明文左氏自倡爲之說於是漢魏晉唐諸儒皆宗之孔安國註尚書鄭玄註詩禮趙岐註孟子杜預註左傳何休註公羊范甯註穀梁孔穎達述正義捨經信傳踵繆承訛歷千有餘年無有正其非者至河南程子始斷之曰周正月非春也只此一言眞足以破千載之惑矣然又曰假天時以立義猶不輕於斥左氏之非



胡文定公見冬不可以爲春遂發明程子之意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誠如是也則繫年之夏時與記事之周月常有兩月之差夫天運有常四時不忒豈同一物可假借以爲用乎蓋嘗論之一歲之有春夏秋冬猶一日之有旦晝暮夜也子時一陽生雖屬明日猶是昨日之夜至寅時方謂之旦子月一陽生雖屬來歲猶是往歲之冬至寅月方謂之春一日之旦始於寅時一歲之春始於寅月左氏以子月爲春是猶以夜半之子時爲旦也是故通乎晝夜之道則知春秋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之義矣隱公三年左氏曰四月鄭伯帥師取温之

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案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農乃登麥此四月熟麥也案金縢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此禾熟於秋也四月取麥豈非建巳之月乎秋取禾豈非申酉之月乎成十年晉景公疾桑田巫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召桑田巫示而殺之此左氏以周月紀晉事也今言四月取温之麥以夏時紀鄭事是畔其說也而元凱註曰四月爲二月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蓋芟踐之此其取也而謂之踐失其義矣先儒以元凱爲左氏忠臣愚以爲佞臣也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夏正月丁丑烝烝冬祭也案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烝案周禮中冬教大閱獻禽享烝書十有二月王在新邑烝祭歲是冬之三月者可烝祭於先王先公也魯十二公冬烝皆不見於經何也祭而合禮則不書也桓公八年春正月烝公羊曰烝冬祭也何以書譏亟也何休註曰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不異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屬衆多之物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於丁丑烝之傳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公羊以春烝爲譏亟穀梁以春烝爲不時是皆不以冬爲春與左傳異矣堯以曆象考日月星辰之度舜以璣衡齊

日月五星之政文王興易於中古而定後天八卦之位武王訪範于箕子而敘五紀庶徵之疇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作春秋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杜元凱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今案左傳終敘韓魏趙共殺智伯事去獲麟已二十七年臘祭始於秦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朱子曰是秦時文字分明噫三傳作而春秋晦然不因三傳之有同異則無以考正聖經令學者得有所據而知春秋爲上律天時之書者以有公穀二傳尚可參考耳胡文定公於左傳周正二字反復論

辨非不詳明顧乃委曲遷就而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至於此經之傳反以穀梁氏之說爲非曰春秋非以不時書也爲再丞見瀆書也經再書而一貶胡氏此言失祖述憲章之義矣易說卦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說卦此一節論文王後天八卦也帝出乎震建卯之月也相見乎離建午之月也說言乎兌建酉之月也勞乎坎建子之月也故文定公曰夫斗建寅然後謂之春斗建巳然後謂之夏兌爲正秋則坎爲正冬明矣今以冬爲春則四時易位矣春秋正名之書豈若是哉胡氏此言非不確而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春狩春丞不時也而

謂之時秋嘗時也而謂之不時非經意也書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孔安國註曰周之孟春一月戊午
註曰周正月二十八日案周禮季春出火辰月也
季秋内火戌月也案金縢秋大熟朱子曰申酉之
月也辰月爲季春申酉戌之月爲秋則寅月爲孟
春明矣泰誓之一月武成之一月者寅月也河南
遺書曰是時商曆已絶周曆未建故用人正今之
正月也註謂戊午是子月二十八日六甲循環寅
月二十八日亦戊午也詩豳風七月一章曰一之
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五章曰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

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自古帝王之興有因有革
舜禹以揖讓得天下舜之正朔即堯之正朔也夏
得天下商之正朔不可因之於殷當革而革也周用天正以子月爲歲首
因之於殷當革而革也周用天正以子月爲歲首
故豳詩於十月改歲迎新歲也鄭康成箋云曰爲
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
氣而入此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
其說是也然而日中宵中日永日短天道則不改
也作訛成易析因夷隩民事則不變也堯典以平
在朝易爲歲終虞夏商周皆因之故首章卒歲存

感發栗烈之後于耜舉趾之前也十月改歲者周
一代之典也十二月卒歲者萬世通行之法也周
雖以子月爲歲首而四時十二月之序則元用夏
時也故知周公豳詩之言則知孔子春秋之義矣
小雅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案災異譴告之來在他月猶輕惟正陽之月其災
尤重正月四月也陽月十月也詩曰正月繁霜我
心憂傷此純乾之月霜降爲災十月之交巳有食
之此純坤之月太陽薄食者非小變也朱子以十
月爲建亥之月是也鄭康成解經如四月六月七
月諸詩皆用夏時獨此詩箋曰十月夏八月周頌



臣工之詩嗟嗟保介維莫之春箋曰周之季春夏
之孟春也引月令天子親載耒耜之事以證之愚
常考之月令所言乃孟春祈穀之後天子躬耕帝
籍之事也周頌所言乃諸侯來助祭於其歸也歌
臣工之詩以遣之因命其車右之介士曰春已莫
矣歸當問田之新畬今如之何此省耕勸農之事
也夫至當歸一精義無二鄭氏以十月爲酉月以
莫春爲寅月與七月諸詩箋註不同自爲矛盾矣
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樂合聲媒氏掌
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籥章掌土鼓豳籥
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

之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案中春卯月也中秋酉月也此夏時也康成註經前後互異天官正月之吉始和註曰周之正月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註曰夏之正月地官正月之吉始和正歲令于教官註說亦同一歲之首是有兩正月也凌人之職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註曰夏之季冬籥章國祭蜡則歙豳頌以息老物註引伊耆氏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十二月乃建亥之月豳風十月穫稻稱觥介壽歌其數也一歲之中是有兩十二月也愚嘗考而得之與鄭說異周不改月經凡言月皆夏月也周改歲首經凡言歲皆周歲也正月者月之始也夏正建寅之月也吉朔日也始和者氣候初温和也三陽爲泰和可知也若建子之月則天地閉藏冰凍地拆謂之始和可乎正歲者歲之始也周以子月爲歲首夏之十一月也凌人之職正歲十二月令斬冰言正歲在十二月之前者以十一月爲歲首也下文春治鑑夏頒冰秋刷不言冬者正歲即仲冬也斬冰即季冬也周不改時於此可見內宰之職正歲均其稍食上春詔王后生種稚之種而獻之於王一歲之始曰正歲春月之孟曰上

春言正歲在上春之前者正歲非夏之正月於此可見鄉大夫之職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寅月也歲終則會政致事亥月也正歲攷法於司徒子月也正月之吉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寅月也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亥月也正歲則讀教法如初子月也經文前後次序昭然可攷或曰正歲者周正一歲之首經文如黨正歲大夫等職言正歲皆在歲終之下何也曰周官一書皆用夏時紀事雖改歲首而四時十二月之序則未嘗改也所以先言歲終而後言正歲也正月之吉始和經於太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皆言之獨於大宗伯嗣焉



蓋其職乃春官故不假言正月也鄭氏以正月爲周正月以正歲爲夏正月其說誤矣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鄭康成註曰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孔穎達正義曰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今鄭玄破周爲魯故云魯郊日以至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案家語郊周篇定公問於孔子曰寡人問郊而莫同何也孔子對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

也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此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是以不同也迎長日之至者周以冬至迎長之月上辛郊天也大司樂云冬日至禮天神於地上之圜丘是也程子曰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周以建子之月郊祀后稷以配天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魯諸侯也降殺以別於天子故以孟春建寅之月上辛日郊天與天子不同也案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皆以春正月卜郊而不從者也成公十七年九月用郊定公十五年五月郊哀公元年四月郊魯之郊祀非禮也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聖人雖因其失而書之然魯不以子月郊於此可見矣哀公十三年子服景伯在吳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亦以見魯郊非子月也鄭氏

可言臘也

亦曰郊也四月而祭曰郊孟春祈穀
曰雩也案通典王者各以五行之墓日爲臘如漢
火德火墓在戌故臘用戌冬至後第三戌日是也
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
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孔穎
達正義曰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
也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案正
月者夏正建寅之月也七月者夏正建申之月也

曰日至何也孟子曰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至於日至之時皆熟也以此知日至之義不可專以冬至夏至釋之也案襄公七年夏四月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吾今而後知有卜筮郊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左氏與雜記所載皆獻子之言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郊用啓蟄之月則魯君孟春祀帝於郊是乃建寅之月也正月日至非冬至明矣然則何以謂之日至曲禮曰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古者祭必卜日卜而不從則不郊卜上辛不吉則改卜中辛季辛此曰日至謂辛日也卜之吉日至也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郊用辛日至也鄭氏初註之說是也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郊與禘對孟春建寅之月可以郊則孟秋建申之月可以禘皆以辛日至行事也此獻子議禮之意也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何晏集解曰暮春三月季春也案魯秉周正朔暮春建辰之月豳風春日載陽蠶月條桑之時也曾點舍瑟之對今味其辭意則四時寒燠之代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其樂之妙朱子曰

單祫之衣衣無絮謂之祫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案漢儀禮志三月上巳禊浴于東流水上古人以三月初巳爲上巳自魏以來但用三月三日王羲之之會于會稽山陰修禊事也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明物熙童冠詠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爲寅月則沂水之凍方解雩壇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時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趙岐註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案豳詩五穀之中惟禾稻晚熟十月納禾稼十月穫稻是也七八月旱與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皆申酉之月也秋旱則苗槁指禾稻而言也以春秋考之魯大旱二一書於夏巳午未之月也一書於秋申酉戌之月也大雩皆在秋之三月冬居一焉齊梁鄒魯之間地氣之冷暖穡事之早晚當無有不同者觀魯以秋月雩則七八月旱豈非申酉之月乎此有年大有年所以皆書於冬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趙岐註曰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案涪陵晁淵字亞夫朱文公之高弟恪之先君子存齋執經從晁氏學問曰文公答門人不解春秋之問謂周正月三字

便說不行今孟子杜梁成註乃引用夏令九月成杜十月成梁以爲證何也亞夫先生曰左氏國語與左氏春秋同出一手淳熙四年朱子年四十八孟子集註成周改歲首而不改月則晚年之確論也嘗欲改註孟子而其書已行於世矣以時令考之戌亥之月寒未至於酷烈猶可以褰裳涉也子丑之月冰壯水凍斯寒極矣當此之時而以乘輿濟人則民必有病涉者矣橋梁道路可以觀政九月成杜十月成梁戒事之辭也十一月徒杜成十二月輿梁成遂事之辭也國語先事戒備之意孟子就凍極之時言之皆夏時之節令也趙邠卿生於漢末去春秋戰國已遠彼豈眞知周之改月與不改月哉但爲左氏所誤耳漢武帝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宣帝喜穀梁由是二傳皆置博士哀帝時劉歆奏左氏春秋可立博士上問諸儒皆不對大司空師丹劾之歆等皆補郡去當時左氏之學未信也自趙岐鄭玄諸儒踵孔安國之誤取其說以註經市虎之訛三人言之而遂信矣於是何休范甯杜預孔穎達之徒更倡而和不復改正如程子之明達胡氏之博洽雖深致其疑終以遷就其說此參母所以投杼也屈原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案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以

爲氏屈原其後也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案經楚
自屈完受盟以來終春秋之世中國之盟會皆與
焉盟會必書時書月書日楚之正朔即周之正朔
也孟子與張儀同時秦使張儀譎詐楚懷王令絶
齊交請與俱會武關屈原諫不聽是屈原與孟子
同時也離騷經曰攝提貞于孟陬案漢天文志北
斗七星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
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如孟春昏時杓建寅
夜半衡建寅平旦魁建寅也攝提星名在龍角之
兩旁各有三星鼎足鉤之直斗柄所指以建十二
辰者也眞正也孟始也謂孟春也陬隅也寅月曰



陬蓋是月孟春昏時龍角攝提星見在東北隅隨
斗柄指寅故以爲名也屈原以寅月爲孟月則孟
子所謂七八月是乃攝提隨斗杓正指申酉之月
所謂十一月十二月是乃攝提隨斗柄正指子丑
之月鄒魯與楚同正朔故也鄒卿註孟子附會左
氏之誤與楚辭之節序不合矣宋玉九辯曰悲哉
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汝寥兮天
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秋既先戒以白露
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案宋玉楚大夫屈原弟子也
蕭瑟者寒涼之意四時陰陽之運盛極則衰草木
搖落者一葉落而天下知秋也天高氣清無垢穢

也收潦水清夏漲秋落陰至而清也白露八月節酉月也四序平分玉何獨悲秋也暑往則寒來陰進則陽退當是時秦強楚弱玉知天下之勢必入於秦此其所以悲也然而二周尚存七國未滅周之正朔未改也以白露建酉之月爲秋則子月大雪節非春亦明矣宋玉之言所謂鍼左氏鄭玄之膏肓者也董仲舒曰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王道之端耳案漢史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直言極諫之士而親策之當是時秦之正朔未改也仲舒治公羊春秋明於天人之際故三策始終專以春秋爲對其言曰春者天之所爲也仲舒之意蓋欲武帝改秦正朔行夏之時以正王道之端也武帝聽納其說太初元年行太初曆以建寅之月爲歲首於是行之世世不可改易此仲舒之學得之於春秋而大有功於世教也竊嘗因仲舒之言而推之王者常以正時爲務奉天道以正人時常以治曆爲要古者造曆之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晝夜行一度故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乃合周天之度堯典言六日者舉成數也此氣盈也一年十二月有小盡六日

此朔虛也總氣盈朔虛之餘日計之一年餘十日有奇積之三年則置一閏及五年則置再閏兩閏之間大約相去三十有二月或贏縮不齊雖不中不遠矣十九年七閏爲一章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計有八十九閏失一閏則差一月以正爲二矣失三閏則差三月以春爲夏矣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左氏因此遂謂聖人作經皆沿舊史之誤而不革於文元年以爲誤置閏於襄二十七年以爲再失閏於昭二十年以爲失一閏信斯言也則春秋之時曆紀廢壞可謂極矣聖人作經安得爲上律天時之書乎案經以



事繫日是日不誤也以日繫月是月不誤也以月繫時是時不誤也書日食三十六朔不誤也書晦者二月之大小盡不誤也書閏者二三歲五歲之閏不誤也書星孛于大辰二十八宿之度十二辰之次不誤也一經聖人筆削之手二百四十二年之曆皆正矣紀歲星之行度則以春爲首紀月之弦望則以寅爲正董子所謂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正謂是也杜預生在西晉自謂能長曆推筭春秋時曆夫天度有推移曆法有疎密積之毫釐未有久而不差者漢興以張蒼言用顓頊曆至武帝時未及百年日晦朔弦望盈虧多非是此曆

與天相失也當時博學如司馬遷兒寬治曆如公孫卿壺遂等皆謂不能爲筭夫以當時之曆而推筭當時之氣候猶且不合況千載之遠乎洛下閎曰後八百年當差一日章帝元和二年太初曆後又作四分曆自太初至元和一百七十餘年曆已差矣唐開元九年麟德曆寖疎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造開元大衍曆近世眉山程公說作春秋分記其言曰元凱長曆改易閏餘以求合左傳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誤可知也諸曆惟大衍最密故今專以其法推筭春



秋時曆閏法多差日食三十六而朔差者半此非春秋之誤乃周曆之誤愚謂程公說譏元凱三統曆法之誤是也至其用大衍曆法之誤則不自知也蓋劉歆三統曆法止可用之於漢一行大衍曆法止可用之於唐一日二日之積歷歲既久未有不與天度相失者觀武帝時顓頊曆章帝時太初曆開元時麟德曆則知之矣請以日景之長短地理之遠近譬之夏至日立八尺之表於潁川陽城其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北移於蔚州則晷景愈短又南至交州則晷出表南三寸餘其差遠矣夫自今日以前已往者千

歲也自今日以後未來者亦千歲也曆法之差亦猶是也元凱以經爲誤而自以長曆爲信是以陽城之日晷而準交州之日景也豈不謬哉愚案五家之說如此又即左氏觀之如桓十七年冬城向昭九年冬築郎囿皆曰書時也亦以夏之冬而言也使以周正言之則於時爲秋安得書時哉昭十七年六月鄆人籍稻亦以夏之六月言也使以周正言之六月爲四月安得稻哉莊十六年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使以十月入曰良月就盈數也以十月爲良月盈數則亦夏之十月也愚故斷然以春秋正月爲建寅之月也或曰然則經書春無冰十月隕霜殺菽左氏書日南至者何也曰經之所書愚於本義或問既言之矣若左氏書日南至亦自矛盾僖五年春正月書日南至若依左氏爲建子則昭二十年春二月傳亦書日南至將復以周爲丑乎此左氏所以不足據也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曆家以周正推之多所不合以夏正推之多漸差焉得而合杜氏以長曆推春秋甲子有所不通妄曰經誤今曆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然以周曆考之朝日失二十五以魯曆考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而朔差者半唯宋衞朴謂得三

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不入食法衞朴之言有不可信者蓋以曆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自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六食而襄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交頻食是有雖交而不食有不當交而食者矣又豈可以常法推而謂之入食限乎近世善推曆者以今之授時曆細推春秋日食其日月合朔者十有七莊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十四年四月丙辰朔闕朔字戌十六年六月丙寅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二十年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



九月庚戌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闕朔字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昭七年四月甲辰朔二十一年十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三月辛亥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是也以周正推之其差一月者十有二差二月者二差三月者二隱三年二月己巳當爲三月己巳朔闕朔字桓三年九月壬辰朔當爲八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當爲十一月庚子朔闕庚子字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當爲七月辛未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當爲十月庚午朔僖十五年五月當爲四月癸丑朔闕

癸丑朔宇文元年二月癸亥當爲三月癸亥朔闕
朔宇成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當爲周正十一月
丁巳朔襄十五年八月丁巳當爲七月丁巳朔闕
朔宇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當爲十一月乙亥
朔昭十五年六月丁巳朔當爲五月丁巳朔定十
二年十一月丙寅朔當爲十月丙寅朔是差一月
者也莊十八年三月當爲五月壬子朔闕壬子朔
宇僖十二年三月庚午當爲五月庚午朔闕朔宇
是差二月者也宣八年七月甲子當爲十月甲子
朔闕朔宇襄十七年六月甲戌朔當爲九月甲戌
朔是差三月者也古今曆法不同歲運亦異雖未



可盡據然豈可謂春秋日食多與周正合哉
曰隱公不書即位子謂未詳其所以不舉之故者何
也曰三傳攝讓之說未可信也左氏曰不書即位
攝也公羊曰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將平國
而讓之桓桓幼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故凡隱之立
爲桓立也穀梁曰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
之將以讓桓也夫攝者身不爲君而行君之事讓
者身已爲君而推讓與人今三傳自相矛盾而歐
陽氏辨其非攝非讓見於三傳辨疑者又如此故
未有以灼知其何爲而不舉也惟戴氏以經之所
無而不言蓋亦闕疑之意竊又疑商之大事在十

二月則周天子諸侯即位亦當在十一月豈桓宣
以下諸公不用周正不請天王而春秋書其即位
隱公之初猶奉周正守正法在十一月即位春秋
以爲常事而不書歟然不可考矣

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天王之天先儒
以爲孔子所加子獨以爲魯史之舊亦有說乎曰
吾聞諸邦子曰春秋因魯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周禮司服凡喪爲天王斬衰則天王之稱其來舊
矣諸侯國史稱天王無足怪者況春秋大義固不
在加天於王上然後爲尊王也凡其所以譏諸侯
大夫之僭者皆尊王之意也愚故斷然以爲非孔



子所加也曰張氏諸儒以宰爲大宰夫子責其奉
命賵妾特貶家宰於上士中士之例而又名之以
深其罪子獨何以知其不然邪曰此正一字褒貶
賊經之弊惡得雷同而許之也況先儒亦有不同
其說者乎呂朴鄉有言曰春秋周大夫不名爵從
其爵單伯劉子之類是也未爵稱字家父榮叔之
類是也舍是無名道矣是故經書宰有三元年天
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名而不書氏者
士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書氏及字者
命大夫也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書官而
不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繼使大夫終使三公天

子曰微諸侯曰強矣此其指不亦甚明白哉夫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母何必名其使而後知其非哉曰左氏公羊以惠公仲子爲二人子於三傳辨之而知其說矣而程子陳氏諸儒以爲惠公之妾劉原父諸儒則以爲孝公之妾子兩存之何也曰以左氏考之爲惠公之妾以經書僖公成風之法求之則又疑其爲孝公之妾以理言之前說近似然其大義則俱爲賵諸侯之妾亦不在深究也

曰及宋人盟于宿舊說以爲公及之孔子爲內諱故不言公然乎曰不然也吾聞諸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者春秋之大法也且後書公及大盟者不可勝數何獨於此諱之

曰公子益師卒先儒皆謂凡書大夫卒者大夫佐君治國故錄其卒以示君臣之恩子何以知其不然耶曰此意施之國史可也春秋所書者皆非常之事也曰死生人道大變非非常而何曰有生則有死死亦常事也且所謂非常者謂非禮也非義也苟以死爲非常亦可以死爲非禮非義乎此論似是而實非不可不辨

二年

或問曰隱二年至十一年無正月諸說不一子何以

知其爲事無月日故總以春目之也曰此以理推之而知其然也諸說不一原於公穀公羊謂隱無正月爲隱將讓桓故不有其正月說既鑿矣至穀梁謂隱十年無正爲隱不自正元年有正所以正隱又鑿之尤者矣春秋者聖人之實錄也實錄其事其善惡自有不可揜者若去一字以示貶吾恐聖人公平正大之心不若是之瑣瑣也五經垂教無非實事詩書禮以記常易以通辭春秋以見用獨易若有異辭然不過取象以明理指顯以通微究其歸未嘗不實也春秋非取象之書而無正之云又非取象之比安得捕風捉影爲說以惑世哉



今會戎于潛使有日月將實書之或無日月不可妄加也使於二年春之下而書首月人將指會戎爲正月之事不書正月所以傳信也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則書日食之月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則書伐杞之月五年公觀魚于棠舊史無月日則又不得書首月以至十年之間偶無繫正月之事又偶有闕月日之文故終隱公不得書正月也聖人微意初不在此而讀者有不察焉耳公穀倡於前諸儒演於後紛紛籍籍尋小義遺大旨卒使聖人之心淪於空虛悲夫曰會戎之事戴氏黃氏皆謂周衰夷狄雜居中夏魯有疆場之交不得不會

說者譏公不當與戎會是責人於難其說然乎曰此姑息之論也春秋許其會戎則春秋書其事而被侵伐者亦不曰莒人入向程子謂春秋書其事而被侵伐者亦不免焉夫不責伐人而責受伐無乃言之倒耶曰此亦一義也夫擅興兵以伐人之國罪不勝誅矣然受伐者不自引咎辭諭以義不告天子方伯又不量彼己之勢一戰而敗辱滅社稷塗炭生靈惡得無罪哉雖然當時事勢豈可盡知亦有強凌弱衆暴寡諭義不入封疆莫固兵力不支天子方伯不可告者又不可執一而論也



曰親逆之說子獨取程子張氏之說何也曰諸侯親迎於禮無所考可旁證者唯詩中之辭哀公之問耳公穀與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合而太山莘老抑崇康侯獻可諸家從之程子與文王親迎于渭及哀公問大昏既至晏而親迎之說合而常山少蘊元德諸家從之以履綸非命卿而逆女亦可爲非常則程子之說得之但程子云書逆書歸明重事來逆非卿則書歸見禮之薄等語爲未安耳曰少蘊謂逆與迎不同何也曰案釋文逆則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而禮有親迎之文不聞別有迎女之禮少蘊之說於禮無考未敢信其必然也然其

他與程子大略相同取程子則少蘊在其中矣曰元德諸家又謂春秋於婚姻事與卒葬同皆書於策蓋送終與謹始一者何也曰如其說則常事爾常事則國史所錄非春秋大法愚於元年公子益師卒既辨之矣不暇再述也曰常山又謂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爲蹶父爲王卿士韓侯因朝覲至周而迎者信乎曰億辭也且因朝周而迎是遂事也遂事則韓侯爲有罪是以知其不通也

曰伯姬歸于紀先儒以爲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故不書者何也曰此非春秋本義也曰先儒又謂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者何也



曰春秋因重事以見非禮若止明重事則常事不書也故啖氏曰凡外逆女皆以非禮書得之矣曰原父亦以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者何也曰此亦前說之意也原父嘗自言春秋不書常事豈獨昧此乎曰莘老謂內女歸爲諸侯夫人則書歸重之也其尊敵公公爲之服故也何也曰內女嫁與諸侯其尊敵公固有服也而此非爲有服書也若以有服而書則十二公之女豈止書六人而六人之中又有詳略之殊此各有義不可以一槩論也

曰紀子伯爲闕文明矣先儒以爲凡闕文有本據舊

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正者然乎曰如日月之類孔子不得益之四時之類孔子安得不正之若紀子伯之誤孔子所必正之者也正之不得則不書安有如此之誤而可爲後世鑒者乎此必孔子筆削以後之闕文如所謂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其曰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則有可否焉曰存耕謂紀讒於齊者也莒憾於魯者也紀方昏魯以解齊之讒故因爲魯以平莒之憾紀方困於齊而莒實附於齊是盟之講非惟以結魯之歡且以解齊莒之交也其說如何曰予生千載之下可知者理耳不可詳者事也理則據經可見事則有可考有不可考者存耕之說新矣無所考也況春秋本義正不在此凡此者皆所不録亦不暇一一辨也

曰夫人子氏薨先儒之說多矣子於本義獨曰未詳何也曰先儒之說大略皆云小君與君同體故薨則志之以明齊也以常法論之實爲有理以春秋不書常事言之則未爲至當春秋書公即位尚欲見其不請於天王不授於先君書公薨尚欲見其正寢與非所被弒與私謚而謂夫人薨而皆無所爲吾不信也寧當闕疑以俟知者不敢妄有所録以昧聖人之所指也曰原父謂不書葬爲不以夫

人葬蓋公欲不終爲君亦不以子氏爲夫人者何也曰此亦公穀之餘論也但公羊以爲母而穀梁原父以爲妻耳豈有隱公稱公而不爲公子氏稱夫人而不爲夫人者乎又豈有死稱夫人而葬不以夫人者乎隱公非攝歐陽氏辨之明矣觀歐陽氏之論則知夫人之爲夫人而其不書葬非此之謂矣

三年

曰鄭人伐衛左氏所傳何以有疑也曰衛人伐鄭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經當書之今經不書不敢書信也

或問曰己巳日食言日不言朔穀梁杜氏孫氏諸儒不一其說子獨以爲食在朔後與史失之者何也曰凡月食必在望日食必在朔以日月同度同道是以相掩相亢而日月爲之食其或月食在望後日食在朔前後者以月有大小盡或運行錯度曆家錯亂春秋皆據實書之其間亦有史失之而不得其詳者此必然之事非他說所能惑也然其本義則紀天變爲君臣大戒而晦朔殆其餘事何必強爲說以求異於人哉曰吾聞君子不索隱而知其所可知朱子所取曆法言修德用賢則陽盛陰衰而月常避日當食而不食者何也曰孔子曰古

之治天下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
孛慈湖楊氏曰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
康失邦始日食其所以扶陽抑陰之道至矣以數
言則日食有常數以道言則日食為可免君臣之
閒惡可委之天數而不自訟哉以此言之則朱子
所取曆法非索隱蓋亦有所見也曰京房氏云日
者陽之宗人君之象也驕溢專明為陰所侵則有
日食之災不救必有篡臣之萌君懷謙虛下賢受
諫任德日食之災為消其說美矣子不之取何也
曰驕溢專明為陰所侵則有日食之災不救必有
篡臣之萌等語似指一事以當之其語意未圓故



不敢取若其上下文則格言也曰朱子蔡氏不同
何也曰朱子取曆家之說蔡氏用儒家之說儒家
用退度曆家用進度及其至之一也然以理折之
儒家是也
曰天王崩諸儒皆謂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
雖及魯不會也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
魯往之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
亦不會也似有理矣子不之取何也曰春秋書實
事以見義者多以不書見義者少書天王崩於前
書諸侯非禮之事於後所謂書實事以見義者也
若以不書葬為魯不會葬是以不書之事見義者

也況桓襄匡簡景五王書葬者各有其故如本義
葉氏之說安知不書葬者不爲無故也哉曰黃氏
以平王不報父讎而戍申以報私恩周之所以不
復西存耕以平王享國之久岐豐之地一舉而棄
之秦遂得以瞰三川而窺周室周之衰平王爲之
故此志崩爲天下悼之者何也曰平王不報父讎
與失岐豐之地過矣然義不在於志崩且春秋十
三王志崩者九平王以下八王者將何爲說邪
曰尹氏卒陸氏以爲臣無外交之禮今死而赴故書
以譏然乎曰此或一小義耳大義則不爾也曰趙
氏謂未嘗同盟會不知其名者信乎曰尹氏王室
世卿握天子之權者諸侯必待同盟會然後知其
名乎此非大義所關亦不必深究也
曰宋公和卒先儒之說多矣子皆違之無乃矯之過
邪曰先儒雖多異辭大略謂吉凶慶弔講好修睦
鄰國常禮諸侯來告而書與重一國之變著易代
而書與王者懷諸侯之義而書竊謂其論可施之
國史而不可施之春秋春秋不書常事先儒固已
言之何復於此自相戾邪曰先儒謂死生人之大
變非非常乎曰所謂非常者非此之謂也爲此言
者是知春秋之書非常而不知所謂非常者爲非
禮義也愚於益師卒既言之而凡書天王崩亦可

以類推矣

曰齊鄭盟石門君舉謂夫子作春秋於隱桓莊之間唯鄭多特筆焉於襄昭定之際唯齊多特筆焉然乎曰不然也孔子修春秋其文則史史有其事孔子能書之史無其事孔子不能加也然書其事必有其義苟無其義史雖有其事孔子不書也義者何非常也非常者何非禮也非義也隱桓莊之間唯鄭多故故書鄭之事也詳襄昭定之際唯齊多故故書齊之事也亦詳夫孔子亦何心哉如鑑之照物妍媸小大因物賦形而已矣其曰唯齊鄭多特筆豈知孔子修春秋之意哉





或問曰公及宋公遇于清孫劉葉氏皆以魯宋適相遇爲說子獨從趙氏杜氏簡禮而會之言亦有旨乎曰孫劉葉氏之說公羊之餘意也如公與宋公果不期而適相遇必有所往之處而但書遇吾是以知途今經傳不載其所往之處而但書遇邂逅於中遇者相期簡禮以相見也使魯宋有所往而適相遇此亦人之所不能[redacted]者若孔子之遇陽貨孟子之遇宋牼經亦何必書之夫不責魯宋故爲之事而但責魯宋之適相遇則春秋迂矣吾故斷然謂三子之說非也曰許氏以隱莊之間凡六書遇爲

去古未遠自閔而後有會無遇爲忠益不足而文有餘其說又何謂也曰春秋無褒又不書常事如許氏之云則是春秋許其遇也且古者諸侯朝天子而亦有遇今不朝天子而亦有遇吾不知春秋之許其遇者果何義耶失之遠矣

曰衛人立晉先儒謂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其論正矣而不録何也曰先儒之言施之常經誠爲正論施之衛晉疑其有體而無用也何則衛莊既死衛桓被弒衛安有先君可受命乎不有先君受命衛可遂無君乎故謂之不由天子可謂之不由先君不可曰葉氏曰桓公無嫡無長



衛人立晉而不得立則衛安得有君此春秋所以與晉其說奈何曰使雖有先君之命必有天子之命而後可先儒知有天子可受命而不知無先君之受命葉氏知無先君之受命而不知有天子之可受命故有與晉之論先君之受命而不知有天子之之說則害大義況春秋無褒又不書常事若晉在所當立而不必命於天子則春秋不書矣今書之必有其故吾是以知葉氏之論過也曰或謂晉後日淫亂故不與其立者何也曰穀梁曰春秋與正而不與賢苟晉當立則立之安得預知其淫亂而不與其立乎

五年

或問曰公觀魚于棠左氏作矣公穀作觀子兩存之何也曰義各可通而無從考其眞僞也然觀此矣爲易故置之本義以非大義所關故不復有所辨論大義則在魯隱棄國政而遠事耳目之娛而已曰葉氏齊氏之說何如曰葉氏從左氏而訓矣爲陳訓矣爲陳者泥左氏陳魚而觀之文朱氏固已辨左氏之妄矣訓射齊氏亦從左氏則公不射之語又與朱子之意合則固可取矣然左氏臧僖伯公不射之云本爲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



器而發非專爲矢魚立論則訓矣爲射者亦不得滯於左氏之一語矣愚故曰矣不若觀之爲易也曰翼之之說何如曰翼之之說即泰山之說而見於本義之後餘意之間矣然其曰雖朝覲之時亦必須省耕省斂之云恐害無遂事之義而不近人情也曰邦衡之言何如曰其曰先言觀魚而後言于棠者主爲觀魚也先言如齊而後言觀社者主爲女往以觀社爲辭爾愚恐求之過深而支離繁冗反晦經旨也曰康侯之說是矣而不錄何也曰康侯之說前同程子中同孫氏後同張氏既錄程孫之說不敢復取也大凡兩說相同從其前前說

略後說詳從其後今程子孫氏出乎康侯之前是以取彼而遺此耳

曰衞師入邾左氏謂邾人侵衞故衞師入邾予何以有疑也曰邾人侵衞不經見吾是以未敢信也

曰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劉氏諸儒謂魯隱以前未嘗無六佾於羣公之廟孫氏程子諸儒則以爲羣廟已用八佾之舞二說不同何也曰兩無所考然劉氏謂自四升而爲六孫氏程子謂自八降而爲六以經文初獻之意味之劉氏近是曰杜氏說近本義而不取何也曰杜氏云惠公欲以仲子爲夫人隱成父之志疑其億度而爲辭也

曰邾鄭伐宋左氏所載何以不可信也曰宋人取邾田左氏能載之魯史必有其事矣魯史有其事而經不書則是隱宋也何則宋首惡邾復讎雖非義戰猶爲彼善於此聖人乃舍宋而責邾吾是以有疑也四年宋兩伐鄭安知非鄭復讎而使邾主兵也哉其曰以王師會之尤其可疑者也

六年

或問曰鄭人輸平諸家皆謂鄭來絕交何也曰惑於三傳之過也黃杜二氏已辨三傳之誤知三傳之誤則知諸家之誤矣曰原父木訥以輸平爲致祊田者何也曰祊在兩年之後又不明見於經傳

是意之也黃氏嘗辨之矣曰邦衡以輸爲委送財幣何也曰經於歸祊取鼎類皆直書若輸財幣亦當直書況輸之下有平字其爲納平明矣不煩多爲辭也曰存耕之說何如曰存耕之說康侯之餘論也

七年

或問曰書叔姬之歸紀葦老諸儒以爲賢之子獨不然何邪曰賢叔姬者公穀之餘論也辨見於後

曰滕侯卒而不名劉氏之說何如曰其曰赴以名禮也不赴以名非禮也之云與其所以辨左氏之謬者意頗相戾豈明於權衡而不明於傳也曰蘇氏之說何如曰其曰未通也亦左氏之意

曰齊侯使其弟來聘常山之說何如曰其論鄰國朝聘不如張氏之當其論無禮義惟強弱之視可施之他事而非此章之指也曰劉氏之說何如曰其謂齊侯愛其弟未可爵而爵之亟交於諸侯蓋意之之辭於經未見爵之之意如已爵之經當書公子年來聘矣曰葉氏之說何如曰葉氏母弟之論非程子本意而其說與趙氏同既錄趙氏則葉氏不復出矣

曰公伐邾先儒之說何如曰皆不免信左氏之病也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本義何以無責衛之辭曰

張氏以爲非衛之楚丘不得而責衛也曰先儒謂言以歸爲非執何邪曰伐之人衆於執伐之義重於執上言伐矣則執在其中而不必言執矣文法固當如此耳其實非執之則何得以歸乎苟必欲見執之一字而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執之以歸則支離繁冗而非春秋謹嚴之謂矣況本義不在執之一字乎

八年

或問曰宋衛遇于垂劉氏之說何如曰接乎我之言起於以垂爲吾近邑也非本義所係曰任民諸儒之說何如曰亦不免信左氏之病也

曰鄭來歸祊先儒皆謂易許田子獨不然何邪曰謂易許田者惑於左氏之說也葉氏劉氏辨之詳矣非獨劉葉也邦衡木訥抑崇浚南亦以祊與許田爲二事且萬世之取信者經而已矣隱八年經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意自明白而鄭伯以辟假許田乃在桓公之世與此別無相關顧乃信二傳之妄而反疑經之誤亦惑矣康侯又以輸平之時已有此請輾轉牽引遂失經旨深可歎也曰左氏以爲祊公穀以爲邴將誰適從曰無事可考理亦難明闕疑可也若以祊爲祭名則斷不可者葉氏已辨玆不復論

九年

或問曰南季來聘康侯之說豈不明白子獨取趙張二說以附於本義之末者何也曰竊疑康侯所數公如京師者一朝於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本皆非常之事故聖人書之爲後世戒者也實非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數其僅如京師之數而已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使如京師而如禮則不書矣或實往而以常事不書焉則如京師之數固不可考也請論春秋所書如京師之爲非常者成公爲伐秦道過京師因而朝王僖公爲諸侯盟于踐土時天王居鄭因朝王所及會諸侯于溫天王狩河陽亦因朝王所皆譏其不以時朝而行遂事耳他如卿大夫如京師或爲報聘或爲會葬皆譏魯侯之不親往若此者豈可謂常事乎今康侯以爲魯之如京師者僅如此又曰隱公即位九年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視以爲常事而數之者也是以不得而取也

曰公會齊侯于防左氏以爲謀伐宋子不取程子以爲謀伐宋則取之何也曰左氏以謀伐宋爲鄭伯以王命告於經無所考故不取程子以謀伐宋爲黨鄭而私謀於經有據故取之也曰揣摩億度子所惡也經無謀宋之文惡知程子說之必然邪曰

以明年再會中丘暈遂與齊鄭伐宋而知其無他事也禮所謂屬辭比事此亦其一法也若傳之比事則有可信不可信者焉曰何以經之比事可信而傳之比事不可信曰經出聖人之手魯史之舊參互考訂萬世之標準也若左氏則雜採百家之說擇焉不精而語焉不詳故讀者惟其理之可信者不可廢若與經違與理悖而盡信之則反害經矣故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眞僞

十年

或問曰公敗宋師于菅杜氏爲未陳劉氏爲許戰何也曰此左氏意也讀者見上不言戰而獨言敗故意其爲未陳與許戰耳然春秋書公敗某師者甚衆豈皆未陳許戰而他國無未陳許戰者邪不若葉氏謂內辭者爲可通也曰春秋萬世以立教而獨內魯何邪曰聖人假魯史以見義魯史之辭不得妄改辭雖內魯而義之無隱與他國同亦何傷哉曰葉氏謂暈之師而言公爲暈還不得志而公自將何也曰亦意之之辭也

曰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胡翼之曰如此書甚其惡也且辛未至辛巳十一日之間浹旬取其二邑故謹而日之也後之談春秋者盡不用日月且如取郜取防之義苟不以日月則其實何以明若但言以

此月取郜取防必不能知一月之間十一日內兩取其邑也言日月不可盡無也其說然乎曰此論似是而實非也日月者紀事自然之法也如日月不可用六經諸史將廢之矣惟其有用也是以不得而廢也春秋非不欲盡言日月也然舊史有詳略焉有闕文焉其無日月不可得而去也無日月而益則僞有日月而去則亂故春秋紀事有有日月者矣有無日月者矣公穀見其有日月與無日月也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或牽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不通則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爲春秋蠹矣今壬戌敗



宋師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魯史紀事自然之法也得其日而事益詳魯隱之惡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既敗宋師又取郜取防其惡亦不得掩非聖人特書其日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苟謂聖人特書日以甚其惡以謹其事則餘無日者皆無甚惡皆無甚謹乎此其不書日者也若并月不書則事皆無惡皆不謹乎故曰似是而實非曰存耕謂暈會齊鄭伐宋隱敗宋師蓋三師勇鬬而隱自出奇相爲掎角者然乎曰此戰國奇正之術經傳所不載千載之下豈能知之何必億而爲此說乎借使實然亦非春秋本義也曰張氏謂二邑非魯

之版圖故書取以著其無名者然乎曰取者善惡通用之辭取邑曰爲惡詩曰取彼斧斨取彼狐貍亦爲惡乎況取者舊史之文非孔子所措之字春秋之作其自然之妙與天地侔天之生物非物物雕琢春秋亦非字字安排其意乃在一句之間而非有一字以爲義一字褒貶乃末世相沿之陋朱子曰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之其是非得失付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間求褒貶竊恐不然可謂善讀春秋矣惜其不暇著述也

曰宋衛入鄭存耕之說何如曰論形勢而不及本義

十一年



或問曰公及齊鄭入許左氏所傳何以未詳也曰孔莊奔衛經當書之鄭分衛地經當書之本經不書是以疑也

# 春秋或問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 春秋或問卷第二

桓公

## 元年

或問曰鄭伯以辭假許田左氏穀梁兩易之說已辨於歸祊之時矣然先儒以諱易稱假爲諱國惡而隱之者何也曰假許田者鄭伯也何必爲鄭伯諱乎曰先儒謂言假則有歸道者何也曰鄭莊乘魯勢疑懼而脅取許田以鄭莊平日譎詐故於此不正言求而以假爲名既得許田何有歸道哉曰有歸道之論豈非許人遷善改過之意歟曰許人遷善改過之心也然原其情則無有歸道也


通志堂

夫假之與易其義雖殊同歸於罪先王所封先祖所受既不可易亦不可假今變易爲假亦無益於魯鄭之事吾知聖人無此迂闊之爲也況入祊取邾取防不諱國惡反於易田而諱之失其輕重之倫矣曰少蘊邦衡謂許男之田隱公嘗入許而有之者何也曰據經但言入許不言取許邑左氏亦言齊以許讓魯而公辭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叔居許東偏公孫獲居許西偏則魯未嘗有許地也何得謂許男之田乎凡地名與國同名者衆矣如曰築臺于薛築臺于秦盟于越不可謂之薛國秦國越國也安知許田不偶與許國同名乎原父固已





辨之矣若邦衡此說之未有曰傳謂鄭伯以祊易之果爾祊既入魯則許田即時以歸安得須鄭伯以辟假之而後與者誠爲至論故朴鄉曰言假則非易言易則非假向也來歸祊則鄭以此結魯也今也以辟假許田則鄭以此要魯也公非不知鄭假之必不歸也而不得不從既許其假矣而後得爲越之盟甚矣鄭莊之姦雄也鄭伯何爲志爲此會哉將以邀其許田而爲之會也魯何爲志爲此盟哉將以藉鄭之力以求安其位也春秋之時篡弑之君諸侯苟列於會則諸侯不之討此鄭莊所以逆其意而與之會也此魯桓之所以因其會而

遂假之以許田也會猶未足繼而盟焉則愈固矣是舉也於以見鄭伯之巧於邀魯也於以見魯之急於倚鄭也於以見魯之不復朝周而棄其朝宿之邑也於以見鄭之不王而奪其所賜之地也於以見弒君之賊諸侯不惟不加討而又因之以爲利也於以見世衰道微雖罪大惡極之人而往往得以自安於其位而無復懼也

曰公會鄭伯于垂公及鄭伯盟于越桓繼隱而立爲其後者爲之子桓居喪未期而出會盟子所不言何耶曰不責其弒逆篡位而責其居喪出會正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



無齒決者也

二年

或問曰宋督弒君及孔父高氏萊氏之說何如曰高氏論孔父稱字甚悉萊氏亦曰或者謂君前臣名孔氏不得爲字此禮施之於君臣相與之際者豈春秋之謂哉弒君名者初不以爲重道固並行而不相悖也此論亦甚善但非本義不得錄耳

曰滕稱子先儒以爲時王所出與惡其朝桓削而書子與當喪未君朱子辨之備矣或又以爲後服於楚故降而稱子夷狄之者何也曰設使後服於楚

降而稱子隱桓之際未服於楚何得先降之邪且公侯伯子男中國之五爵以小大稱者也凡稱子者豈可盡指爲夷哉先儒雖有夷狄雖大稱子之說亦不過謂夷狄不可稱侯伯耳非以子爲夷狄之號也然秦亦夷狄也而春秋稱伯此又不可考者況滕子云者魯史之文不知夷之者魯史邪孔子邪果魯史則當時隱公會戎盟戎矣豈知夷夏之分哉果孔子邪則孔子作春秋其文則史未嘗改侯爲子皆不可通之論也曰東萊又謂我以子禮待之者何也曰使魯以子禮待之非後世所能知如其實然亦不過待以子禮耳魯史所書不



應亦改其爵爲子也曰居仁以爲誤文何也曰春秋固有誤文然誤者一二字耳不應終春秋杞稱侯伯滕稱子薛稱伯字字皆誤然比諸說之爲近理但不若本義所錄孫朱程胡戴趙之說尤有理也

曰四國成宋亂先儒皆以成爲成遂之義子獨取杜氏訓平之說何邪曰成宋亂之文魯史之筆也魯史安肯自書曰公會三國成遂宋之亂哉若以爲孔子所改則孟子嘗曰其文則史未嘗改也先儒見四國不殺華督而使相莊公也謂成遂其亂殊不知在他人書之猶可在魯史亦當諱國惡也況

釋文成字一訓爲平一訓爲就即遂之謂也且督將弒君四國往而共謀之猶可言成就宋亂也今督已弒君宋已亂矣何俟四國成之哉當四國舉兵必有一國造謀往約三國使者奉辭至於其國必曰宋有弒君之亂將平之苟以成遂爲義使者可曰宋有亂將成遂之乎杜氏訓平之說本於江熙雖不詳悉然人情事理兩有攸當安得違之哉秀巖亦曰諸侯以宋有弒君之亂而往平之耳後書取鼎于宋而討賊之事無聞焉則其罪自見矣曰劉氏亦以平安爲訓而不取何耶曰劉氏始訓爲平終則反之是亦以事跡論而疑之者也曰平

宋亂則春秋何書也曰予於本義言之矣竊意四國之舉兵其心之公私不可知然其初也亦欲平宋之亂宋莊華督知其將至也而賂之於是四國見利而忘義左氏所載意亦如此然以左傳考之知其爲立華督但以經文求之則此事不過爲取鼎起文因經文無殺督之事所以知左氏立華氏之言可信也曰先儒又謂春秋特目其事以重其罪似有理而子亦不取何耶曰此會取賂而固賊比之他事其罪固重然春秋凡書會不過責其非王事而擅出境紛紛相會合黨行私云爾然又有前書會而後書其事者是亦目其事也此書四國

之會而并目其事於其下耳何足異哉夫四國爲會而不目其事則取鼎于宋何以知其事之始由是觀之史氏立言固當如此非孔子特目其事以重其罪也大凡但書會者其責在會目其事者其責在事如襄公會于澶淵謀宋災但責其謀宋災耳不暇責其會矣若云成宋亂爲弒逆大事而特目之則謀宋災非弒逆大事又何爲特目之乎然後知凡此皆史氏立言之常法而聖人因之不革以見義者也夫聖人於春秋何有作爲於其間哉物各仍物而已矣故先儒氏言特書者皆所不取也不特此而已

曰蔡鄭會于鄧懼楚之云據左氏耳於經無文子何以信之邪曰後此二十七年荊敗蔡師以蔡侯歸又四年入蔡又二年伐鄭則二國懼楚可知矣曰呂朴鄉謂鄧亦與焉者然乎曰呂亦以鄧爲國耳本義已辨之矣

曰入杞呂朴鄉謂七月來朝九月入杞者何也曰朴鄉不知七月來朝杞侯當爲紀侯耳程子已言之矣

曰凡書公至先儒言危之者衆矣子獨不取何也曰諸侯妄動可危者固不可勝紀然春秋之作將以正義明道奚暇爲諸侯危之而幸其得歸至乎且

桓公弒賊人所當討古今所共疾孔子奚暇危之哉凡言危之者見踰時之說不可盡通而齊桓之時書至者又少故爲是言而不知理之不可也

三年

或問曰桓公正月無王者十有四或王者不班曆或爲桓無王或爲元年書王以正末督之罪十年書王以數之終十八年書王以正桓之終子皆削之而以爲關文者何也曰聖人錄舊史之文以定當時之亂其經國大義昭於日月豈屑屑去一字以示貶使後世揣摩億度起紛紛之論哉必其傳寫之誤而後世不敢增益之耳今必欲就闕文生義則桓十四年書夏五而無月昭十年不書冬桓四年七年不書秋冬僖二十八年書冬有日而無月將何以爲義乎請悉論之平王東遷號令不及天下諸侯即位不請命王崩不奔喪入國取邑弒君篡位且無所畏何暇奉其正朔哉然則王不班曆而不書王者非也夫桓之篡弒固無王矣宣公事蹤與桓無異何以復書王耶則桓無王而不書王者非也桓既無王元年即不書王可也今元年書王以爲正桓之罪三年不書王反不正桓耶元年猶可言也二年書王爲正宋督之罪然羣弒隱公慶父弒閔公楚商臣弒君

父凡此之類何以皆不書王於前去王於後以正之邪若口十年數之終十八年正桓之終則妄誕穿鑿之尤者凡爲此說者由於不解王正月三字相屬而以王字自爲一義正月自爲一義故也苟知春秋據事直書不以一字爲褒貶義在於事而不在於年時月日之間則自然無此病矣

曰公會齊侯于贏左氏以爲成昏於齊子何以知其必然邪曰是年秋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則此會爲求昏也愚案謂春秋有前書會而後書事者若此之類是也

曰齊衛胥命葉氏宋氏存耕諸儒謂齊九命爲方伯



衛八命作牧者何也曰經不言所命者何事一傳不言所命者何事而千載之下反知其相命爲方伯州牧吾不之信也故浚南曰胥命爲伯非衛之志錄父亦未敢然曰君舉陳氏謂相推長者何也曰是以葉氏之意而不目其事者也但經言胥命亦不聞相推長也經當書曰齊侯衛侯相命爲伯爲牧不應含糊命辭啓後世之疑也此責其不受命於天子而交相命以事也明矣曰張氏謂齊衛爲列國之望欲私天下之權於已遂起而圖之必求勢力之均相遜相先布之天下耳目而不以爲異然後強者乃敢專之者又何說也

曰經之所謂胥命者兩不相下交相命事而已未聞欲布其命於天下也張氏求之過矣曰或又以爲草次以見爲近鄙者也曰草次以見謂之遇矣曰禾詘又謂交相見而書云曰胥命者何也曰此亦草次以見之意而尤略者也去胥命遠矣

曰日食之既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魯宋弒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鄭拒王師射桓王之應然邪曰夫天變之生前必有所感後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感某事其事應某事則拘泥不通此漢儒之大病雖董子之賢不能免焉故高氏曰人君遇日食則恐懼修省而百官修輔厥后不敢推之於數後世推求億度指陳某事之應則失之矣漢文帝五年地震致堂胡氏論之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之變非一端也盡以爲人事致之則牽合附會泥而不通盡以爲氣數適然則古人修德政反災爲祥者亦不少矣要之爲天下主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爲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時雖有此異然帝方躬修德化節用愛人此其所以雖有此異而無其應歟其說庶矣

曰公子翬逆女孫氏之說何如曰其論闕雖樂而不

淫衰而不傷當時孔子直論關雎之詩之義耳未必如孫氏所言傷周室凌遲婚姻失道無賢女輔佐君子致關雎后妃之德以化天下也其曰內女出處之跡皆詳錄之以懲以戒爲萬世法者近之然內女出處之迹不書者甚多而其所書者莫非非常之事此又不可不知也曰先儒謂暈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賤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何也曰抑揚予奪之意也曰先儒又謂卿逆夫人於禮爲稱孔子又何書焉曰先儒謂暈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也何也曰在朝廷之事則可逆女爲內主有家人之道也而先不



明兄弟叔伯尊卑之義則亂之始也曰先儒謂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爲禮之節者何也曰此說揆之人情雖若可通而考之典禮則無所據況嫁女娶婦爲婚姻之國后妃配諸侯以治內敵體也此時豈分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而有遠迎近迎之說哉曰高氏之說何如曰其曰使公子遠迎之曾無嫌疑之說竊意古人惟禮是從禮當親逆則親逆禮當卿逆則卿逆嫌疑之說未可信也曰存耕之說何如曰其曰暈弒隱而立桓者也遂則殺嫡而立宣者也僑如則通

穆姜而亂國者也逆女而使姦臣非正始之道竊謂此說近似然不若啖氏葉氏之說爲有據故亦不得取此以亂彼也其他顯然可見其非者不暇悉辨凡愚之所辨者疑似之間易以惑人者也

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孫氏之說何如曰其曰公受姜氏于讙不以讙至者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似有抑揚予奪之意故不取也曰莘老之說何如曰其曰君出而反必書至於夫人之歸亦書至告廟之禮同也合二姓之好繼萬世之嗣以爲宗廟社稷主不可不告者乃魯史之常法然春秋不書常事故不取也曰存



耕之說何如曰存耕歷數文姜穆姜哀姜出姜聲姜之書逆書至爲有所失有所屈無所失無所屈者乃凡例之餘習而無自然之大義也

曰春秋書有年公羊以爲喜子既辨之矣或以爲紀異謂人事順則天氣和桓弒君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繆戾今乃有年故書其異者然乎曰意則新矣而義則未也春秋以水旱饑饉螽螟蝝之類爲異不以有年爲異也曰非以有年爲異也桓之弒逆不當有年而有年是以爲異也曰歲歲有年聖人生物之心也以有年爲桓之異豈聖人生物之心哉聖人若曰治世每歲而

有年亂世至此而始有年此聖人惻怛傷世變之心也若曰桓不當有年而有年聖人生物之心不幾於息乎曰春秋不書常事有年非異則常矣何以書也曰每歲有年則不書矣惟其至此而始有年也故書此以見他歲之無年耳猶僖三年書六月雨之類也每月有雨不必書矣惟其六月而始雨也故書六月雨以見前月之無雨觀六月之前書曰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可知也知六月雨之義則知有年之義而無疑然則有年雖爲常事而因有年以見他歲之無年豈非非常也哉曰桓宣皆弒逆之賊而有年大有年何獨於桓宣書而他君無有也曰適然也天非有意而特有年於桓宣也聖人亦豈有意而特書於桓宣哉曰然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兩有年餘皆無年歟曰此亂世氣象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饑與大饑旱與大水無麥無禾蟲傷之災春秋固書之矣餘年五穀之中或此種熟而彼種不熟或此地熟而彼地不熟多雨則高田熟少雨則卑田熟或薄略而僅有或苗秀而少實皆不可以有年名惟陰陽五行交運錯綜偶一和會而五穀皆熟則舊史書之聖人因而錄之以見義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兩有年又何疑哉況此書有年者一魯國之事他國

有年則不書也夫天之與人一理一氣有感必應一夫一婦不得其所即傷天地之和春秋之時豈特一夫一婦之不得其所而已五穀不熟固宜此理陰陽贊化育者君相之大務聖人之功用春秋書此亦以示後世君臣當盡心焉者也豈徒屑屑紀其異而已故黃氏曰謂桓不當有年爲異則書螽與大水無冰皆當爲桓之常春秋豈專紀人之凶荒而不幸人之豐熟哉各書其實耳曰莘老以爲桓宣之時不宜有者何也曰是亦紀異之意而特變其文耳曰葉氏以爲有年大有年非桓宣所能致天之愛人至矣有年其常而不能常固天地之心也然以爲春秋書有年之本義則不可其曰各因其人而一見法焉故終春秋不以再見非外此無年也其說然乎曰此亦疑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兩有年求其說不得而爲之辭者也夫天之愛人至矣有年其常而不能常固天地之心其人而一見法終春秋不以再見非外此無年者葉氏之意若曰魯史書有年者本多仲尼特於桓宣之間一錄之其餘削而不書此億辭也吾何能知之今就事論理春秋於水旱饑饉螽螟蝝蜚一書之何獨於有年削之而特書其二以一見法且一見法之說先儒解經之通病未足據也曰存

耕謂魯頌云自今以始歲其有則爲僖公亦有年者何也曰此祝頌之辭而非實然也曰然則先儒謂此爲祥瑞者何也曰春秋不書祥瑞

四年

或問曰公狩于郎先儒皆言非地子獨兼言不時何也曰先儒多以周正爲說指春爲冬而以狩爲及時故但責其非地爾殊不知天時不可易月數未常改春固夏正寅卯辰之月也苟知此則非地爲輕不時爲重蓋聖人仁民而愛物當春鳥獸孳尾不過擇取不胎不字以事宗廟而已儻行冬狩之事圍而狩之盡物取之則害物多矣豈人君之心



哉

曰不書冬秋杜氏謂史闕文存耕諸儒亦謂史闕文聖人所重如夏五之闕非不知決無他字而終不敢加焉所以存闕文也然乎曰不然也聖人固闕疑也闕其事之不可知者爾若年無秋冬人所能知也聖人安得不正之而亦傳其疑哉且春秋常事不書則損舊史之文者多矣如事有闕文而無義將遂不書豈得存其不可曉者以惑世哉安知非筆削以後闕文哉故居仁曰杜預以謂不書秋冬史闕文其說既善矣然謂之史闕文則不可謂之闕文則可矣亦此意也

五年

或問曰正月甲戌之下不書事二傳繆妄先儒既辨之矣高氏案長曆正月甲申朔日內無甲戌而太歲在甲戌或疑甲戌在去年冬十有二月而去年不書秋冬誤著此月或疑此日下書陳佗殺太子事其簡編脫者何也曰長曆不可信也久矣又太歲當在庚戌而非甲戌也若甲戌在去年冬十二月不應誤在五年之下果誤在五年之下亦當繫之以事也其曰陳佗殺太子事或恐有之蓋六年八月經書蔡人殺陳佗以討賊之辭而上文不見其事故也然豈敢質之哉

曰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先儒皆謂譏世官子之不取何也曰此不特譏世官也夫世官者父爲大夫其父死天子不擇其子之賢否而亦命之爲大夫是謂世官今仍叔在其子未命故曰仍叔之子則是父爲大夫而子弟干政也豈特世官而已哉曰莘老謂春秋父沒子代而未爵者則書某氏不稱其稱字武氏子來求賵是也此書姓書字加之子以別之者父在而代從政公穀之言是也其說又何如也曰凡例之不可信也尚矣既曰父沒而子代矣則安有未爵者乎且尹氏卒亦書氏不以其子而稱也其書姓書字而加之子者又安必其代

父而從政也使父從政其子不代其父天王一時
使之爲使不知凡例何以書之故曰凡例不可信
也

曰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朴鄉呂氏謂此三國諸
侯有天子在則諸侯稱人有諸侯在則大夫稱人
者何也曰君前臣名禮也今魯史記其事亦當敘
其實奚可以人稱或雞澤之會魯侯在焉而稱叔
孫豹則亦不人之矣曰孫氏謂不使天子首兵爲
尊桓王以甚鄭伯之惡者何也曰史氏命辭固有
重輕諸侯用諸侯之師則言以某師天子帥諸侯
之師則言從王此自然之法而孔子因之不革以



見義者也若曰孔子特不使天子首兵以甚鄭伯
之惡則非春秋自然之法矣胡氏常山諸家皆不
免此病不但孫氏而已也曰程子張氏謂王師於
諸侯不書敗爲諸侯不可敵王者何也曰王師敗
績于茅戎春秋猶直書之何獨敗於諸侯而不書
乎愚於辨疑已言之矣曰常山謂蔡衞陳稱人非
微者也雖使卿行苟不命於天子者若從王則亦
不得以名舉葉氏亦謂諸侯無軍以卿帥其敎衞
之民以替元服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故以人見者
何也曰人與士異義又非諸侯自稱之辭魯史安
得代稱人哉且公孫敖叔鞅叔孫得臣如京師皆

書名氏何獨三國之卿而不書名乎曰杜氏謂王師敗不書不以告者何也曰三國從王伐鄭既書之矣王師敗而獨不書之亦無是理也且史之所書有從告者有不從告者不可以一例拘也曰康侯謂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者何也曰此史氏省文耳何必爲義乎若以書王稱天始爲天討則下賄魯惠之妾下聘魯桓之賊非天命天討矣而皆以天書何邪且春秋兩書公朝於王所其義本責魯而不責王亦不書天何邪曰張氏亦謂左氏稱諸侯春秋悉



以人書而王不稱天爲桓王以小忿奪鄭伯政又帥諸侯伐之而大姦大惡乃屢聘焉失天下共主之義而王靈竭故人諸侯其曰桓王舍重罪而行輕刑則庶矣其曰人諸侯而王不稱天乃一字褒貶之弊也豈春秋之旨哉竊疑張氏之學出於朱子朱子嘗曰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朱子又以春秋之任付之張洽其授受之際必以是告之矣及其爲傳則每事反之豈當時已非其師之說耶抑晚年之見別有得耶吾不能知也

曰大雩程氏據明堂位禮運以爲成王賜魯重祭得
郊禘大雩劉氏則以爲非其言曰禮之有天子諸
侯之別自古以來未之有改爲說者曰成王康周
公賜魯以天子禮樂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亦謹
於禮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
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始爲墨翟之學
使成王之世曾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
由平王以下乎二說孰然曰二說各有所據未詳
孰是然非本義所系雖不辨可也

六年

或問曰州公如曹正月寔來或謂天王使之信乎曰



如天王使之經當書曰天王使某來聘今寔來尚
不可解而復起天王使之之義違經遠矣曰張氏
曰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佗父寔來成二年傳王曰
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寔來則寔來有自矣而
子獨疑之何也曰寔來在州公如曹之下文猶未
暢豈有相隔一年而但曰寔來恐史氏立言聖人
取之不如是之晦也曰張氏又謂不復國而略之
者何也曰略之云即公穀慢之簡之之意而變
其辭耳借使不復其國史寧不書春秋寧不錄而
略之使不可解則後世何所見義哉
曰蔡人殺陳佗朱子謂此是夫子據魯史錄之佗之

弒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此語豈不
平易明白而子不之取而又於本義之末爲說以
反之何耶曰朱子據史錄之之言施之春秋之大
體則可施之蔡人殺陳佗則不可何則經有書弒
君而賊不討者矣未有討賊而不書弒君者也使
魯史但有蔡人殺陳佗之事而不見陳佗弒君事
迹則事事無其始而義有所不備難以因事立教
矣夫子將遂不錄殺陳佗之事必不傳疑於後啓
紛紛之爭也安知非筆削以後而闕之哉夫春秋
之義不待傳而自明夫子之修春秋也亦不意左
氏之有傳也今左氏載陳佗殺世子免然後知蔡



人殺陳佗爲弒君之事使遂不有左氏者出後世
將指蔡人殺陳佗爲何義乎以是知夫子之將遂
不錄焉也雖然朱子據史錄之之言眞足以破後
世穿鑿附會之大病又不可因此事而忽此言也
曰子錄程子之言於本義而遺其蔡侯殺之實以
私也之一語何耶曰晉惠公不以討賊殺里克經
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如蔡侯以私意殺陳佗經
亦當書曰蔡侯殺陳侯佗矣愚是以有疑夫此語
也曰子既取左氏孫氏程子之說以爲本義而又
曰未詳是否何耶曰佗殺世子經無明文愚安敢
質言哉

曰子同生先儒曰冢嫡生故書又曰嫡冢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文之子惡襄之子野莊嫡夫人無子若成昭之嫡子蓋無見於傳莊文成哀惡野六人皆嫡子而莊獨書於春秋者生於即位之後而以太子之禮舉之者莊公一人而已古者嚴嫡庶之分所以定其爲君也君一定而僭亂之心息矣張氏亦曰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於策春秋於此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明分其物采等衰殊絶於初則私愛之所不能行嬖孽之所不能干所以定國本息亂源也其他爲說皆不出此而子悉違之獨取穀梁之說奈何曰先儒承左氏之文而益其義者也凡冢嫡生而書於策國史之常也在春秋則以爲常事而不書愛嫡冢之辨固聖人所盡心也然其見於詩書禮者詳矣春秋直書其變常之事耳子同生雖非變常然假此以明非齊侯之子則是變常而已夫人苟知事之變常則常道見矣此春秋立教之大法也

七年

或問曰焚咸丘杜氏劉氏張氏諸儒以爲火田程子康侯戴氏以爲焚林而田子何以取程胡戴氏之說耶曰火田者冬月去莽翳以逐禽獸而已焚咸丘則焚其林藪害物多矣不仁甚矣況仲春生物

之時乎故戴氏曰杜氏以爲火田非也禮有火田
豈得譏其盡物哉今云焚咸丘豈止火田而已乎
且經何不直書火田而書焚咸丘乎
曰穀伯鄧侯名張氏諸儒皆以鄧穀遠朝弒逆之人
故特名之者何也曰此以名爲褒貶之弊也前乎
此滕子紀侯朝桓矣後乎此邾子朝桓矣未嘗一
名之以示貶而獨於此貶之乎若曰一見法當見
法於前此者滕紀當之矣況無一見法之理乎若
曰穀鄧遠而滕紀近則遠與近皆朝弒賊也又何
間乎況近者當先而不討遠者何責焉若曰滕子
畏大國紀侯畏齊不得已而朝則穀鄧亦畏楚也



舍三國而罪穀鄧聖人用法不如是之頗也夫春
秋諸侯卒名失地名者以別其人耳非死與失地
即賤之而名之也今穀伯鄧侯不死又不失地何
獨名之此其可疑者也先儒因以爲義求之過矣
曰先儒皆謂逆亂天道歲功不成故不具四時四年
無秋冬以冢宰下聘弒賊則天下之望於王室者
絶矣故去秋冬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七年無
秋冬以穀鄧遠朝弒賊則天下諸侯無復可望者
矣故去秋冬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其說奈
何曰五經遭秦火錯亂亡失不可勝紀惟易以卜
筮存其間且不免訛衍況春秋之書聖人遠患不

敢公傳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始出相傳相襲
豈免闕誤如郭公夏五紀子帛甲戌己丑與桓無
王無秋冬之類其顯然可見者也先儒必欲強通
其不可通又凡例褒貶抑揚予奪之說紛然雜乎
心胷之間亘其穿鑿附會其始將以扶植世教而
不知其先已破碎經旨矣今就其說辨之使孔子
果以冢宰聘桓而闕秋冬次年仍叔子復聘於此
爲甚當復闕秋冬而不闕果以穀鄧朝桓而闕秋
冬當先闕於滕子來朝與四國會成宋亂取郜
鼎之時而又不闕則孔子取義於是乎踈矣今幸
四年七年秋冬之適無事可書而闕之也如有事

焉不知孔子并其事闕之耶將仍書其事而獨闕
秋冬二字耶吾欲問之

八年

或問曰正月烝先儒皆謂此爲五月烝起文者何也
曰先儒誤以周正改天時謂此正月爲去年之十
一月禮所當烝故但指爲五月烝起文而不以爲
非時苟知三代之不改四時然後知正月烝亦爲
非時而穀梁之說爲得本義曰公羊之說奈何曰
公羊亦多以夏正言也但言不明爾其譏亟之說
當爲五月烝之傳不可置之正月烝之下蓋正月
烝特可言不時爾未有譏亟之意也若曰去年十

一月烝矣至正月又烝似可譏亟但經無明文不可知也今正月烝矣既非時矣五月又烝謂之譏豈不明哉愚故移其說於五月烝之下而無疑也曰先儒曰正月烝矣而非時復烝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子亦不錄何也曰正月烝矣之云亦以周正改四時言之遂謂正月烝爲得時其曰非時復烝但指五月烝言之故不敢取善乎戴氏之說曰正月烝已非時況五月而又烝乎穀梁開其先戴氏結其後備矣

曰先儒以十月雨雪爲今之八月黃氏辨之而有間矣然初冬而雪不若仲秋之甚也何以書乎曰聖人謹天時懼天變於毫忽之間不待其著而無及也陰氣之凝有漸而十月驟然雨雪非天變乎春秋書之爲後世戒者微矣是以唐虞三代之盛燮理陰陽均平氣節不使少有差忒而五穀以登人物不夭非若後世之爲治者草菅補其罅而已

曰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先儒多爲之說子將奚宗曰先儒雖多爲說據經觀理不過本義所錄程子張氏之云其他或未免億度而生事也邦衡與程子同義孫氏胡氏獻可與張氏同義孫胡出張氏之前而弗錄者不若張氏之詳也康成啖趙諸儒皆辨天子親逆不親逆今考經文亦無譏親逆不

親逆之意至胡氏則謂祭公來謀逆后之期高氏則謂來謀紀難葉氏則謂來朝存耕又謂魯知紀之將亡懼王后不能備禮謀速逆之故遂逆者魯之意君舉又謂祭公不稱使則王未有成命而遂專之凡此諸說去經意益遠皆不敢録

九年

或問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冀之謂劉夏逆王后于齊不言齊姜歸于京師言逆則歸可知此書紀季姜歸于京師不與祭公非天子之命遂逆王后故書之甚祭公專逆之惡者何也曰春秋一事見一義其不書者以常事也祭公以遂事書劉夏以非卿書紀季姜以非嫡長書故曰一事見一義也劉夏逆后而不書齊姜歸于京師者必齊女得宜而常事不書也惡有言逆則歸可知之意乎且書季姜之歸與祭公來逆了不相干甚祭公專逆之惡何自來乎若季姜書歸爲甚祭公專逆之惡齊姜不可書歸以甚劉夏非卿之惡哉且祭公來不過譏其既受命而不專耳安有非天子命而自逆之理乎曰劉氏謂逆稱王后歸稱季姜爲禮之上下取予進退先後各有所宜公卿謀之諸侯主之龜策諏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宗廟未觀君子羣臣則不敢君其位爲正始之道王化之本

者何也曰此史氏立言自然之法戴氏得其意而錄之本義矣劉氏蓋求之過而不自知其辭之煩也此猶可也至其引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我心則說則求之過而鑿之甚矣

十年

或問曰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劉氏翼之謂不爲正辭弗爲遷辭何也曰此惑於穀梁內辭之說而少變其意者集韻不通弗隨人命辭何有遷正之辨哉曰然則葉氏東萊謂桃丘之會恥在公故曰弗遇沙隨之會譏不在公故曰不見公者何也曰兩皆可恥不無重輕耳觀事見義豈在弗與不之間哉曰此弗遇劉氏謂公後會也然乎曰平看經文衛不來會故弗遇耳非公後會也

曰齊衛鄭來戰于郎劉氏謂不言師敗績者敗在內也敗在內而不言恥也何也曰此信公穀之過也曰東萊謂不計班序而計功魯乃以此受伐者何也曰此信左氏之過也觀左氏公穀之辨則劉呂不待辨而明矣曰存耕謂來戰若三國自戰者何也曰來戰者來魯而戰自然曲直存乎其間安有若三國自戰之意哉若三國自戰當書曰齊侯衛侯鄭伯戰于郎不曰來戰矣曰張氏謂以無辭伐有辭則罪在三國不容不反常例以明之者何也

曰來戰者魯史之辭孔子因而不革其義自見何嘗反常例作此來戰二字哉此凡例所以亂春秋也

十一年

或問曰宋人執祭仲突歸忽奔劉氏葉氏諸儒皆謂宋不稱公而稱人爲非伯討何也曰春秋之時凡執人者皆私也雖稱爵亦非伯討也蓋史氏立言之法固如是不必以爲義也曰孫氏諸儒皆謂歸者善也復歸者不善也入者惡也復入者甚惡也是故復入重於入入重於復歸復歸不若歸之善者何也曰歸與復入皆罪也何有於善



乎但史氏立言自有輕重隨事可見不必以爲例也若曰歸者爲善突以庶孽嫡而書歸可以爲善乎即此亦以類推矣曰常山謂名忽者以忽既立出奔絕也忽鄭之世嫡不能自固其位以至於亡考之於詩其迹備見有女同車則刺無大國之助山有扶蘇則所美非美籩今刺君弱臣強不唱而和狡童刺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由其不能自固權在祭仲故宋因而執之者何也曰凡君大夫出奔皆名者史氏別其人耳非絕之也鄭忽不能有其國固不足道然可罪者突與宋莊祭仲也今有殺人者人固可殺律將罪殺人者乎罪見殺

者乎罪殺人者而已矣今常山罪鄭忽是罪見殺者也用刑頗矣況所引詩莫非淫奔之辭非刺忽之詩乎

曰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存耕謂蔡叔者桓侯也生不稱侯死不稱公從其國之舊也蔡之完多稱叔仲度侯也曰蔡叔胡亦侯也曰蔡仲故桓侯亦稱叔然乎曰不然也胡氏曰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皆書字則蔡叔書字可知又莊十年荊以蔡侯獻舞歸未嘗不稱侯也

曰公會宋公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高氏存耕戴氏石氏黃氏諸儒皆謂魯桓為鄭平宋然乎曰經不見其義十二年穀丘之盟左氏有公欲平宋鄭之文諸儒據左氏以為義耳平觀經文未可據也愚於左氏既辨之矣

十二年

或問曰十一月有兩丙戌杜氏以為重書為因史成文劉氏謂春秋故史有所不革引其文則史而言何也曰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如盡依魯史之舊而不削則重復支離何為謹嚴哉如兩丙戌曉然可削者也安知非筆削之後相傳之久而有羨文哉

曰及鄭師伐宋戰于宋先儒皆謂公及鄭伯也不言公者魯鄭敗績也不言敗績者爲內諱也子一切削之何邪曰春秋固有爲內諱者矣如公見弒而書薨則不地以見其實夫人奔而書孫子般見弒而書卒則以前後事見其實除此大目餘皆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使後人據事觀理以爲大戒若公而不言公敗而不言敗則後世何能知其事實以見義乎且爲內諱而不言公遂并外諱而不言鄭伯乎此爲內諱而不言敗績乾時之戰獨不諱而言敗績乎又不書公會紀侯鄭伯及齊宋衛燕戰何以書公與紀侯鄭伯邪曰內勝而不諱也曰內勝而書公遂并外勝而書紀侯鄭伯乎皆不通之論也

十三年

或問曰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傳之不同既見於辨疑矣孫氏邦衡諸儒又謂齊伐魯而戰於魯者何也曰經書公會紀鄭矣何得言紀鄭會魯邪且齊果伐魯經當書曰齊侯宋公衛侯燕人伐我今書公會矣又書公會紀侯鄭伯矣非齊伐魯而戰于魯也曰劉氏又謂宋來報怨齊實主之何也曰齊宋皆有魯怨也今經文但以齊爲主後世何從

知其的爲宋報怨而齊主之不若據經立論之爲實也曰存耕又謂魯與紀鄭爲會而齊宋衛燕來戰會事不果故不地何也曰魯紀鄭若但爲會而四國伐之經當書公及紀侯鄭伯會于某齊侯宋公衛侯燕人伐之如書蔡人宋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法則三國無罪而四國有罪矣今經書曰公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則存耕之說短矣

曰葬衛宣公葉氏諸儒謂衛方伐我而我會其葬不以怨廢禮本義不錄何也曰春秋無褒也此爲臣子私誼與衛朔背殯即戎而書也夫魯衛兄弟之國而攻戰爲仇不仁甚矣苟取其怨不廢禮而書焉則是倡家讀禮屠兒禮佛而已矣不若康侯知古人以葬爲重之說爲少平然亦非春秋本義不

十四年

武問曰公會鄭伯于曹高氏謂鄭伯欲結曹好故公往會之者然乎曰臆辭也左氏傳此妄矣然猶曰鄭人來修好會于曹高氏何從知其爲欲結曹好耶若果欲結曹好而往會也經當書曰公會曹伯不當書公會鄭伯于曹也

曰無冰先儒皆以十一月言之子皆采取而獨取黃氏戴氏之說何也曰月令季冬水方盛水澤腹堅

命取冰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即詩所謂二之日鑿冰沖沖者也又曰三之日納于凌陰朱子釋之曰二之日謂斗柄建丑二陽之月三之日即正月建寅之月也以詩與月令周禮考之則十一月無冰未爲失時至十二月無冰可鑿來年春遂無冰然後魯史書之仲尼因而録之以見人事縱弛變理失道則陰陽錯行冬行春令當寒而燠是以萬物失宜疫癘將作又無冰可藏則無以爲喪祭之須以節陽氣之盛若十一月無冰則十二月有冰可鑿正月有冰可藏亦何害於事而書之哉以此言之則四時之不可易三代不改月數之數也尚



矣但戴氏謂書無冰於正月爲無藏冰則義有未盡特以其識見正大遠勝諸說不敢遺之云爾

曰夏五無月先儒有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以爲鑒可也然則春秋畧以謂之作其義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詞則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其說然乎曰此即穀梁之說而益之以辭者也穀梁之辭孫氏高氏備矣此不復論竊謂吾猶及史之闕文孔子蓋謂事之不可知者爾若事之顯然而可見者孔子安

得不正之哉多聞闕疑孔子教人闕其理之可疑者爾若理之斷然而可言者孔子亦使人慎言之也若夏五而無月乃事之顯然而可見理之斷然而可言者而非改易古書之謂也孔子亦豈恕然而已乎若曰孔子筆削可損而不可益當并去五字亦不害於此事之義孔子必不錄斷爛不可讀之文爲後世訓也秀巖亦曰胡氏之說愈密而愈疎矣聖人作春秋固謂空言不如行事也使舊史果有夏五之文則亦削之而已存而不益於義何所當乎此必秦漢以後傳者有所脫遺如左氏傳成公二年夏有之比耳必爲之說則非矣



曰御廩災先儒謂魯侯之有御廩僭也其說柰何曰月令曰藏帝籍於神倉諸侯各有宗廟各有籍田御廩之名吾未見其僭也此爲災而書耳曰杜氏謂嘗先其時過也何歟曰杜氏誤解左氏周正月之語遂以此八月爲夏之六月故爲先時殊不知八月而嘗周之常禮而無所變者也八月而嘗常事不書此書者以壬申御廩災而乙亥嘗耳非譏其先時也張氏諸儒皆然由杜氏唱之

曰宋人以齊蔡衞陳伐鄭趙氏謂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然乎曰不然也以人情言之豈有都不用我師而但以彼師之理苟不用我師而但以彼

師彼將怒曰汝師不勞而勞我亦不爲之用矣惟其以我師之不足而又乞師以用之也故曰以爾

曰張氏謂春秋特書日以見宋與四國之罪者然乎曰史有自然之法春秋録之以見義有自然之妙宋用四國之師則曰以若特書曰以非春秋自然之妙也夫聖人豈有作爲於其間哉物各付物而已矣

十五年

或問曰天王求車左氏有諸侯不貢車服之説杜氏釋之曰車服上之所以賜下東萊引書車服以庸爲證義可通矣子皆不之取何也曰周官有器貢服貢則諸侯有貢車服者也諸侯貢之上受而藏之復以賜下亦何傷於義哉必以書有車服以庸之語而遂舍周官器貢服貢之文則得其一而失其二矣是以不敢取也曰存耕謂平王崩而求賻襄王崩而求金桓王將崩而求車皆以媿魯者何也曰周室衰微諸侯莫貢執政者但顧目前之須不識經國之體下求列國何暇媿魯哉漢文帝以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媿之金錢雖不失厚意然已非御天下之正義況衰周無西漢之盛桓王無文帝之風乎且春秋之時積習生常周雖

曰許叔入于許先儒爲說多矣子一切刪之而附以己意何也曰先儒大槩引左氏隱十一年鄭伯使許叔居許東偏以奉許祀而今以鄭亂始入爲義隱十一年經正書曰公及齊鄭入許許未嘗滅也自隱十一年距今十有六年則必有君許而爲諸侯者矣設使當時許叔居許東偏以奉許祀今日之事乃復其舊迹不可以入書也況左氏許叔居許東偏之事未可盡信乎設使可信亦不可爲許叔入許之傳也曰常山康侯張氏責許叔以許爲先王建國不能伸正義於天王方伯以復其國乃因亂竊入故書入于許者何也曰許叔雖不能伸大義於天子方伯而鄭爲許讎國鄭亂而能復其國經亦不當與突入于鄭小白入于齊同一法也蓋說春秋者不見許叔出奔之事而以許叔居許東偏之事當之耳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子來歸齊小白入于齊之類皆不書出蓋義不繫於出或魯史不書彼闕則闕之何必強牽彼以實此哉

曰邾牟葛來朝存耕謂其不奔天王之喪而朝篡弒之賊然乎曰王制曰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三國附庸之國也難以責其不奔天子之喪矣

十六年

或問曰公會宋衛陳蔡伐鄭杜氏曰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張氏諸儒皆從之然乎曰此左氏釋經之弊而杜氏宗之又因以釋此義者也夫宋晉齊魯大國會盟侵伐豈無後至者乎未聞居陳蔡諸國之下也

十七年

或問曰蔡季自陳歸于蔡何氏謂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信乎曰未可信也左氏嘗見國史矣猶不敢質言之但曰蔡人召季蔡季自陳歸于蔡而已考之史記世家年表既無季當立



之文稱之三傳亦無季辟獻舞于陳之事何特見經中季以字稱歸爲易辭而又與季子來歸之文相類遂生事以實之不自知其害經旨也夫萬世取信者經而已經曰蔡季自陳歸于蔡蓋責季非世子不受命於先君不誓於天子倚陳之力歸爲諸侯則無王無父矣何氏不特妄論其義又妄撰事以實之其不爲春秋之讒賊者幾希杜氏謂桓無子召季而立之十一年後經書荊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又世家年表封人後即見獻舞安知獻舞非蔡季之名哉今以大義言之則春秋無褒又不書常事季果當立而又無怨心則春秋不書矣

以人情言之獻舞既疾害季使獻舞爲諸侯則季不能一朝居使季爲諸侯則獻舞不應復爲諸侯於十一年之後也曰推何氏意謂季歸而爲臣也曰季果歸而爲臣則春秋亦不書惟其歸而篡也故書之以見義若曰彼歸而叛君據邑則春秋當書如孫林父入于戚以叛之文矣曰劉氏康侯亦謂季之去也以道其返也以禮何也曰此亦信左穀何氏之弊也考之他書不見季出奔之迹求之春秋又無返季之義何從知其去以道返以禮哉

春秋或問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